

地景、歷史與敘事：竹塹文學的地方詮釋及其文化情境^{*}

陳惠齡

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摘要

本論文以「竹塹」為命題，乃植基於「竹塹」名詞襲用已久的歷史事實，因而將「竹塹」一詞視為隱喻性符碼的「地方意識」，強調由地方的視角出發，探述竹塹區域歷史經驗中所伴隨的文學實踐及其文化情境之脈絡。我們固然無法在短製篇幅中，盡覽從明鄭、清領、日殖到當代的竹塹文學發展歷程，然而藉由相對的「空間方位」與「時間序位」，卻可以嘗試規模出，在某一特殊時空中所產製或再現的地方詮釋與文學想像。本文論述進程主要以清領階段自然八景與私人園林的書寫，日治與國府時期「北埔」文學中的歷史記憶，以及都會、人文與自然同構的「當代新竹」書寫，作為觀測軸線。「記憶」是對已經過去的時間的一種感知意識，而「空間」則是作為界定及重新定義歷史的媒介，不管是「傳統竹塹」或是「現代新竹」，皆有其專屬的文化記憶與特殊的地方敘事，本文因此乞靈於文學書寫地方的想像與詮釋，期能尋找另一種講述竹塹集體歷史記憶的方式。

關鍵詞：竹塹、新竹、地方詮釋、文學想像、文化情境、竹塹文學

^{*} 本文初稿宣讀於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與新竹市政府合辦「第一屆台灣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11.08-09），承蒙特約講評范銘如教授多所指教，復蒙學報匿名審查者悉心匡正，惠賜許多卓見，增益本文論述周延性，在此深致謝忱。

Landscapes, History and Narrative:

Local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al Situation in Zhu Qian Literature

Chen Wei-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Based on “Zhu Qian” and from the lo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ext of literary practice and cultural situation i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Zhu Qian area. This paper proceeds to discuss the writing of eight natural landscapes and private garden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historical memory in “Beipu”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Period, and “Hsinchu” contemporary writing co-constructed by city, culture, and nature. “Memory” is the perceived consciousness of the past. “Space” is the medium to define and re-define history. Either “traditional Zhu Qian” or “modern Hsinchu” has its own cultural memory and unique local narrative. From the discussion of literary writing of the local imagin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hopes to find a way to narrate Zhu Qian’s collective historical memory.

Keywords: Zhu Qian, Hsinchu, Local Interpretation, Literature Imagination, Cultural Situation, Zhu Qian Literature

地景、歷史與敘事：竹塹文學的地方詮釋及其文化情境

一、前言：記憶與文化遷變的地方敘事

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原就具有相反相成的辯證關係。為因應二十一世紀龐大「全球化」趨勢的衝擊，遂有了「全球在地化」與「在地全球化」論述的回應，藉資擺脫被全球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宰制，並企圖找出本國本土的「主體性」。職是之故，我們宜省思的是：全球發展地方化的強勢潮流，對於台灣文化的自我定位，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衝擊？當所有在地的知識都作為台灣文化主體的重要組構元素時，我們又應該如何在全球文化生產中，來迎接所謂「台灣學」的論述與實踐？

所謂「全球化在地感」，並非是將世界同質化，藉以減少地方差異，相反的卻是以一種重建的觀念，來強調地方的差異性與多樣性，並轉而對地域觀念或地方本身，有更為細緻豐富的概念化。至於強化的地方感現象，主要是以呈現地方習俗、生活實踐和母語的復興，以及族裔國族意識為要，藉由傳統認同、地方主體性與特殊風格，來達成全球化底下的本土情懷。

地方區域形態原是由自然與文化的質素兩相結合而成，此一「地方區域」可以是現今的各級行政區（如「新竹縣市」），可以是舊時的行政劃分（如「竹塹埔」），也可以是某一特殊聚落（如「竹塹社」）。台灣各個地方因為自然與人文環境之不同，所呈現的地方學特色亦殊異而紛呈。近幾年來，在多方學者與各地文史工作專家的共同推動下，欣見部分區域文學的蓬勃發展，並漸次形成各區域文學或學術的大論述，諸如花蓮、彰化、台中與屏東文學等等，都能從研究地方文學的各方脈絡，找出區域文學的主題性，並且由此整合出地方文學內在豐沛的生命力，以深耕在地文學的發展。有著「文學猶為北地之冠」盛名的竹塹，¹位於台北與台中之間，文化發達卻早於兩地，這一座具

1 連橫，《台灣通史》，《台灣文獻叢刊第二輯》（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94.05），頁968。

有古老記憶而今卻以現代科技揚名的城市，應該如何建構它特有的地方文學與在地文化呢？在此之前，又應如何進入地方？發現地方？進而定義地方？

《新竹縣採訪冊》載記：「新竹縣，古荒裔地。自康熙22年始入版圖，23年設諸羅縣，隸台灣府；南自蔦松、新港，北至雞籠山後，皆屬焉。」其後至雍正元年，虎尾溪以北改隸彰化，並添設淡水同知，稽查北路兼督彰化捕盜，駐筭彰化，至乾隆20年，同知始由彰化移治竹塹。²歷史上的竹塹版圖，幾經更迭，其中且多攸關「竹塹」命名考源，如清康熙24年林謙光《台灣紀略·建置》云：「半線、馬芝林、阿束、竹塹等社。」³由是觀之，竹塹本為社名。康熙61年藍鹿洲《東征集·紀竹塹埔》一文，則以「寬長百里」，名為「竹塹埔」，⁴又雍正11年，同知徐治民就竹塹環植蔴竹為城，設樓四座，凡四門。因此也有以「環植蔴竹為城」作為「竹塹」命名之始。至乾隆24年，又增建四城砲台各一座，道光6年以後陸續建石城、添建外土城。⁵總理上述，顯見康熙前期已有「竹塹」之名，而「竹塹」詞彙概念的沿用，也有三百多年歷史之久。審諸各方文獻所載竹塹命名考查，頗多紛歧，然「竹塹」得名，乃源於原住民竹塹社番所居，則大致拍板定調。古之竹塹係指竹塹溪（今之頭前溪）、隙子溪（客雅溪）及鳳山溪中流以下流域之原野而言，即昔稱之竹塹埔。⁶及至清光緒四年淡新分治，始改稱為「新竹」，13年又從新竹縣劃分出苗栗縣。後經中日戰爭，日治時期的新竹版圖更易頻仍，或屬台北縣所轄，或合新竹、苗栗兩支廳設新竹縣，或將苗栗廳併入新竹廳，及至民國九年則合併新竹、桃園、苗栗三廳為新竹州，共轄新竹、竹東、竹南、苗栗、大湖、中壢、桃園、大溪八郡。另置新竹州廳於新竹街，民國19年新竹街改為新竹市，置新竹市役所。民國39年為自治新竹縣，全縣轄一新竹市，⁷至於今則兩分為新竹縣

2 陳朝龍等編纂，詹雅能點校，〈卷一，沿革〉，《新竹縣採訪冊》，《清代台灣方志彙刊》三十五（台南市：台灣歷史博物館，2011.10），頁32-33。

3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7.06）。

4 藍鼎元，〈紀竹塹埔〉，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五十（台中：文叢閣圖書公司，2007.07），頁123。

5 同註2，頁33。

6 畢慶昌等著，《新竹新志》（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06），頁277。

7 郭輝，〈歷史地理〉，《新竹新志》，頁277-290。

市。高拱乾《台灣府志》嘗云：「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數月，俗稱為九降風。」⁸九降風乃指九月霜降之後吹拂的強風，又稱「新竹風」，新竹因而也有「風城」之稱。上述即史載竹塹幅地範圍及其地名沿革。

在明鄭、清領階段的墾殖拓荒與文治教化下，「傳統的竹塹」，文風鼎盛，除文人社群與在地詩社，以及鄭、林兩大文士家族所奠基的竹塹文學發展外，不同族裔作家輩出，也匯聚出本地才俊與流寓文士的多元藝文創作風貌。乙未割台之後的「現代的竹塹」，原先所享有「文學猶為北地之冠」的盛名雖已不再，然而文人新秀如林鵬霄、魏清德、張純甫、蔡啟運、陳濬芝等，更顯本土創作新猷。至於「當代的竹塹」，則坐擁地理與人文的絕佳優勢，外接政經文治重鎮的台北與國家門戶的桃園，內有台灣經濟命脈的科學園區，以及科技專業的一流學府環繞，遊目所見盡是山村眷戶與閩客小城風光。於此地出生或長年客居，或短暫棲身之藝文作家、學界名流與業界顯達，多薈萃於斯，諸如陳秀喜、吳濁流、楊華、龍瑛宗、杜潘芳格、李歐梵、張系國、李喬、張忠謀、沈君山、鄭愁予、席慕蓉、邵儻、愛亞、袁瓊瓊、陳銘礪、徐仁修、范文芳、彭瑞金、劉還月、陳萬益、黃美娥等，可謂群賢畢至。

誠如上述所臚列與新竹區域有關涉之作家（於此地出生或客居等等），其文學實踐中所浮露的「地方意識」，可能是一種直接經驗和體會，也可能是一種間接經驗和概念性的觀念。顯見形塑「竹塹」文學自身地方意識的要素，並無法定於一。就人文主義地理學者觀點而言，地方本來即能以多種方法去下定義，⁹而什麼是地方？什麼可以作為一個地方的代表？自非以一篇論文即可畢其功於一役，然而人類地方感的構成，首先仰賴實有的景觀，因此本論文先採以「地景」與「歷史」敘事之作品，作為關懷焦點。至於以「竹塹」命題，乃植基於「竹塹」名詞襲用已久的歷史事實，因而將「竹塹」一詞視為隱喻性符碼的「地方意識」，並取「大新竹」之義，即以今日新竹市及新竹縣為限，¹⁰

8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台北：台灣銀行，1960.02），頁193。

9 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03），頁155。

10 就一般認知而言，所謂「竹塹」區域，或指新竹市而非新竹縣，而新竹縣市的分治，也可能使兩地的地方意識形塑略有不同，然新竹縣市由於比鄰而居，往來交通頻繁，實有共生共榮的關係，因此本文乃以此界定「竹塹」幅地範圍。

強調由地方的視角出發，探述竹塹區域歷史經驗中所伴隨的文學實踐及其文化情境之脈絡。

本文論題意識主要以「地景」作為觀測之切入點，論述實踐則在於探詢表層化地方地景書寫現象中，所蘊涵之內部意義，此乃因書寫景觀與風物，除了是一種在地體驗以及攸關地理與歷史的敘事外，地景書寫中的種種細節，也都呈現歷來觀看者對於地方或在地歷史的一種詮釋。地景書寫迥非囿限於「可見的」或「具體的」、「清晰的」地方特性，地景書寫的精神尤在於書寫者存在的立足點，及其作品所生發對於地方具有獨特「定義性」與「認同性」的意義。從觀看到書寫，本身即已有選擇性與建構性過程，並非只有外在環境刺激的簡單記錄。¹¹ 準此，本文所謂「地方詮釋」乃指身分、經驗和時空背景殊異的作家，對於觀看並書寫竹塹景觀的不同路徑。¹²

由於三百年來繪製「竹塹人文地理全景」者，歷歷有人，即使精心選材也必然「掛一漏萬」，因此本文意圖以「地景」聯結「社群」與「聚落」作為觀照範疇，意即先從「集體性」與「綜合性」作為探索基準，所擇選作家作品背後的精神結構，除了有其表徵時代風雲的背景特性外，也應有其表徵為數眾多的「社群意識」（如宦遊幕客、在地文士與在地詩社等）；¹³ 或歸屬於某一特殊「生活空間」的一種集體性綜合現象（如現代都會、客家村群或原住民部落

11 同註9，頁8。

12 感謝匿名審查者對於本文論題、取材與名詞釋義的諸多提點，本文於此處已有若干增補。至於如何揀擇竹塹作家作品，作為凝聚或形構竹塹地方意識的必要條件，且容日後另撰他文論述。

13 必須特別說明本文擇取諸作中，除了述及清領階段的「北郭園」（「竹社」成員的雅集之地）與「潛園」（「梅社」成員的聚會之所）外，並未及於日治時期與國府彼時文壇主流的諸多詩社與詩家，此乃因本文主要以「新竹地景」作為論述重點，並涉及「觀景」所代表的一種「選擇」與「詮釋」的行為實踐。彼階段的詩社，誠如黃美娥〈實踐與轉化——日治時代台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文中所言，日治時代的傳統詩社，迥非清代台灣詩社側重文學技藝與文人交流的唱酬，而有其「新」漢文想像共同體的自覺，因而詩社成員的相關寫作也有嶄新的「新題詩」，諸如在現代性體驗下，對機器文明型態的禮讚、勾勒都會語境或商品世界，甚或是鳥瞰特殊城市景觀等等。見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12），頁162-170。總此雖也是一種「地景」書寫，然而審諸作品，卻鮮少有新竹在地之觀景書寫。即或有之，也多屬於個人獨到的觀景品味或詠景抒懷，例如日治時期創立「研社」、「柏社」等，與台南洪鐵濤並稱南北詩壇祭酒的新竹文人張純甫，其詩作中不乏有新竹地景，諸如南寮、古奇峰、北埔、青草湖等等。參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下冊（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06）其中青草湖或為張氏鍾愛之勝地，曾賦有〈青草湖八景〉及〈重遊青草湖雜詠〉六首。同屬詩壇大家的魏清德作品亦復如是，魏氏行旅紀遊之作豐碩，然書寫台灣諸景之篇什者多，如〈日月潭〉八首、〈埔里社道上〉十首等，至於新竹在地

等），¹⁴ 然則「社群意識」與「聚落風貌」皆只是作為導引並詮釋「地景」書寫的焦點角色。

本文論述進程主要植基於竹塹歷史發展軸線中的代表性地景書寫概況，在三個分期中並以呈顯雙向對應而有互寓關係者作為研讀文本。循此，首先探溯作為形塑整個竹塹地方模型的水系山脈景觀詩，這階段以清領時期宦遊幕客與在地文士為主。然而所謂「地景」當不只作為自然現象組合的「自然景觀」，其中尚包括因受到自然條件及自然環境影響，而結合社會、經濟、文化力量，長期演變展現的「人文風景」，因此必須擴及鄭林兩大家吟詠園林諸作並兼及在地詩社之藝文現象。其次則以「金廣福」設隘墾拓的獨特方式，所形成「北埔客家聚落」作為關照點。北埔武裝隘墾的背景不僅映照台灣早期開拓方式之一，加上乙未戰爭中，北埔也是北台灣抵抗日軍的重要據點，因而聚焦於「北埔」文學地景中的歷史記憶——日治時期的〈姜紹祖抗日歌〉史詩和國府階段龍瑛宗系列鄉土書寫中的北埔城鎮發展史，作為參差對照。最後則以分佔有「都會生活中的新竹」與「綠色空間裡的新竹」的現代風城，作為觀測「當代新竹」地景書寫的收梢，討論的文本主要以歷屆竹塹文學獎作品中的城市景觀與兩篇尖石部落報導文學，作為檢視當代新竹群眾如何觀看並書寫新竹的多元風貌。

在短製篇幅中，或無法盡覽從明鄭、清領、日治到當代的竹塹文學發展歷程，然而藉由相對的「空間方位」與「時間序位」，卻可以嘗試規模出在某一特殊時空中所產製或再現的地方詮釋與文學想像。「記憶」是對過去時間的一種感知意識，而空間則是作為界定及重新定義歷史的媒介，不管是「傳統竹塹」或是「現代新竹」，皆有其專屬的文化記憶與特殊的地方敘事，本文因此乞靈於書寫地方的文學作品，期能尋找另一種講述竹塹集體歷史記憶的研究門徑。

景觀書寫者少，只見〈重遊古奇峰雜詠〉、〈自新竹望雪翁山〉等少數作品。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壹、貳詩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推究其因，應是觀景距離太近，司空見慣，而無法側目書寫在地景觀。其餘有關新竹在地詩社與詩家的寫景諸作，或限於本文命題意識而未予申論。

14 由於新竹在日治時代的戰略位置特殊（是日本南侵的重要軍事基地），國府配置的軍事單位頗多，因此移入新竹市的外省籍人口，相對於台灣地區外省籍人口比例平均數為高，眷村文化遂順勢成為令人注目的新竹地方特色之一。有關新竹眷村地景書寫，限於篇幅，本文暫不處理。

二、清領時期自然八景與私人園林的在地書寫

清領階段文人身分大致可分為本土文士與流寓文人，依據文獻資料，從事相關文學活動，創作詩文者，計有在地文士60人，大陸流寓文人19人。¹⁵連橫《台灣通史》有言：「夫以台灣山川之秀奇，波濤之壯麗，飛潛動植之變化，可以拓眼界，擴心胸，供探討，固天然之詩境也。以故宦遊之士，頗多傑作。」¹⁶連氏言下之意，自然山水詩作，多為宦遊人士所專營。然而施懿琳嘗根據陳漢光編《台灣詩錄》，統計出清代台灣詩人最嗜寫景之作，寫景內容則以河海、山岳等自然環境為要。¹⁷由上述可見，台灣山水確然為詩人墨客最多表現的題材，且非為宦遊之士所獨擅。

（一）「外在者」視角中的異質文化景觀：草萊初闢的竹塹

竹塹丘陵地勢起伏複雜，山峰聳立，峽谷幽深，極為壯觀，至於平原則水系溝渠如網，池塘湖泊羅列如鏡，可謂集台地、階地、平原、丘陵、谿谷、斷崖、盆地、湖泊、冰斗、堆石、冰蝕谷、環流丘、羊背岩、豬背脊、沖積扇、三角洲、沿海平原及人造水渠和堤防於全境，地形地景壯觀而秀麗。¹⁸竹塹山川形勝景觀如斯，面對奇偉大自然，或步履幽谷，或諦觀山水，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以之尋詩創作的現象，古今皆然。但所謂「景觀」終究內含主體感受的成分，因此「景觀」乃是作為與觀察者相對的一個觀察對象，觀景者的審美經驗必然關乎他的背景位置。諸如康熙年間，過海來台灣北投採硫的郁永河，其《裨海紀遊》（1697）在台紀事，即提及所見竹塹蠻荒未拓景象：「竹塹、南嵌山中野牛千百為群，……自竹塹至南嵌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陰不得，途中遇麋鹿 麇逐隊行夥。」¹⁹其後台灣北路營參將阮蔡文巡

15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07），頁88。

16 連橫，《台灣通史·藝文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616。

17 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應的漢人社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頁212、325。

18 畢慶昌等著，《新竹縣志·地理》，頁23，以及周浩治等撰輯，林伯燕點校，〈卷二·地理志〉，《新竹縣志續修（民國四十一年至八十年）》（新竹：新竹縣政府，2008.10），頁582。

19 郁永河，《裨海紀遊》，《台灣文獻叢刊第一輯》（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03），頁22。

視北路，所賦〈竹塹〉詩：「竹塹周環三十里，封疆不大介其中。聲音略與後壠異，土風習俗將無同。年年捕鹿邱陵比，今年得鹿實無幾。鹿場半被流民開，蓺麻之餘兼蓺黍。番丁自昔亦躬耕，鐵鋤拙土僅寸許。……」²⁰ 文中藉由藝植耕稼，可證竹塹普遍開發現象，但南來平定朱一貴案的治台名吏藍鼎元〈紀竹塹埔〉一文，還是從主觀視野而言竹塹埔錯綜之水文：「野水縱橫，處處病涉，俗所謂九十九溪者」，並規模出竹塹總體景觀的幽森與驚心：²¹

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首級，剝鬍髯飾金，誇為奇貨；由來舊矣。行人將過此，必倩熟番挾弓矢為護衛，然後敢行。

郁、藍兩人所見，固然為三百年前榛莽未闢，漢番雜居的荒漠時代，以致而有宛若無主無序山林荒野的竹塹全景印象，然而其中畢竟暗含有「分離的外在者」（outsider）觀點。²² 作為短暫居旅的過客，他們終究無法積極沈浸在景觀之中，或依據住民日常生活的實際情境，或意識到景觀象徵的層次，來看待所見風土民情。來自中土的宦遊者，不無挾帶有保存「文化同一性」的君臨考察與拓墾評估的讚嘆眼光，因此對於竹塹地方的聚焦，大抵是從「郡城上下必經之地，不能舍竹塹而他之」的交通樞紐位置，或是「其地平坦，極膏腴」、「以為溝澮，闢田疇，可得良田數千頃，歲增民穀數十萬」等涉及民生實利之面向，²³ 來勾繪竹塹的地方形態特性。至於在觀景的文化態度上，對於竹塹殊異於主流文化模式的特殊環境或視覺景觀，則隱然流露出「駁斥」與「反對」的心態，無法看到竹塹自然海域風光與山林盛景之美。此時期就文獻所載關乎竹塹諸作，作者多數來自域外，因而撰文者對於竹塹埔的觀景，大致是作為「分離的審美經驗」。其後踵繼遊幕行旅者，則有史稱開發竹塹的墾首王世

20 陳培桂編，郭嘉雄點校，〈卷十五·文徵（下）〉，《淡水廳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02），頁434。

21 藍鼎元，〈紀竹塹埔〉，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五十，頁123。

22 （美）史蒂文·布拉薩著，彭鋒譯，《景觀美學》（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01），頁40。外在者的典型是觀光客與過客的身分。

23 同註20，頁359-360。

傑，王氏本籍泉州同安，明鄭時來台營商不甚得意，後應募督工運糧，對抗施琅期間，路過竹塹埔，獨能慧眼洞識竹塹土地廣袤，沃野平疇，因而請求拓墾。²⁴康熙57年，王世傑招集鄉里族親百餘人東渡開墾，初墾之地即為鄰接竹塹社址的東門街和暗街仔。²⁵此後竹塹發展日積月盛，百里膏腴沃野，除卻留心經濟之士純就地理學或文化觀的環境視覺體驗外，已有更多文人雅士在自己的文學想像中進一步推廓而創造竹塹地方美學，所表現的詩文題材及景觀書寫面向有二：一為描寫自然景致外，更多表現封域內冠以「八景」的天然形勝；二則吟詠文酒盛會場所的私人「園林八景」。

（二）地域的奇景與詩意的感發：竹塹八景的水系山脈

道光咸豐以降，流寓竹塹之士，如汪昱、秋曰觀、查元鼎、曾驤、林維丞、林豪、楊浚等人，與竹塹名士鄭用錫或林占梅交遊密切，詩酒為樂，在塹城期間，登臨遊賞，詩作頗豐。如原籍福建晉江，入台僅年餘的楊浚，同治8年不僅受同知陳培桂之聘，纂修《淡水廳志》，同時也應鄭如梁延請，為鄭用錫編次遺稿，刊刻《北郭園全集》。²⁶楊浚〈全淡八景〉詩，即《淡水廳志》之「全淡八景」，隸屬今竹塹境內者有四：指峰凌霄、香山觀海、鳳崎晚霞與隙溪吐墨。²⁷鄭用錫於《淡水廳志稿·卷一·海防》並載記「淡八景」（淡北八景）與「塹八景」（塹南八景），²⁸後者即指竹塹區域的八景：鳳崎遠眺、金門晚渡、北線聽濤、船港漁燈、衢嶺曉煙、香山夕照、隙溪墨水、五指連雲。就淡北與塹南八景分類現象而觀，也足以證明塹城區域日漸發展的隆景。其後《新竹縣採訪冊》並就《淡水廳志》中所採山川、園林諸勝而新擬四景：

24 依據連橫，《台灣通史·王世傑列傳》所載：「永曆三十有六年春，北番亂，……時有王世傑者，運餉有功。師旋，許其開墾。」（頁799）。另見黃旺成主修，〈卷九·人物志〉，《新竹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頁3603。

25 陳朝龍等編纂，詹雅能點校，〈卷三·水利〉，《新竹縣採訪冊》，頁165，另可參張德南，〈王世傑開墾竹埔年代商榷〉，《新竹區域社會研究》（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0.12），頁81-85。

26 施懿琳主編，黃哲永總校對，《全臺詩》第九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3），頁177。

27 陳培桂，〈卷二·志一·封域志〉，《淡水廳志》，頁23。

28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6.12）。

合水信潮、北郭煙雨、靈泉試茗與潛園探梅，與之合為「新竹縣八景」。²⁹ 審諸清領竹塹文人於八景之作，多有篇什，且就蘇子建編著《塹城詩薈》而觀，³⁰ 即有鄭如蘭和鄭毓臣〈北郭煙雨〉、黃如許和林鵬霄〈潛園探梅〉、林維丞〈隙溪吐墨〉、鄭毓臣〈五指凌峰〉、陳朝龍〈指峰凌霄〉、〈合水信潮〉、〈香山觀海〉，其中並收錄楊浚和張鏡濤完整八景之作。

台灣區域八景多載錄於各類志書、封域或形勝中，所謂「方志」或「地方志」，主要是以敘述一地的政治、社會、軍事、文化、人物等為經；以地理環境、天然資源、自然現象為緯；進而分析該地的發展過程。³¹ 論者論及「台灣府八景」之擇定，大都就行政區域和疆土四境的擘劃，而視八景所組構的圖象為徵驗統治階層的「政治意識與官方詮釋」，並清楚標誌清代台灣八景的「非庶民化」。³² 然而作為區域層面的塹南八景或新竹縣八景，似乎較趨近於一種在地感、草根型與抒情性、歷史情懷的擇定模式，因此鮮少藉助景觀設定，框架疆域的版圖範疇，以宣示「領土主權」的政治性義涵。

權且以楊浚「全淡八景」中有關竹塹諸景篇什為例：³³ 詩中就「橋門口夕看山色，天馬行空亦壯哉」來狀寫「五指連峰」之景，而以「溶溶新漲水鳴渠，黯黯溪流潑墨如」來形容隙子溪的水流與水質特點；「誰上將軍籌海策，墩亭把酒話屯兵」則轉用來刻繪香山的夕照與海潮。且將楊浚詩中所繪製五指山、隙子溪與香山夕照諸景，與實際竹塹諸景作一對照：五指山屹立雲霄，環排秀削，原是廳治之祖山，³⁴ 香山昔為香山塘，乃作為海防據點，更由於位於官道必經之路，是竹塹城南行公文廨及舖遞重要落腳之處。³⁵ 至於隙子溪（即

29 陳朝龍等編纂，〈卷一·古蹟〉，《新竹縣採訪冊》，頁81。

30 蘇子建，《塹城詩薈》上下冊（新竹：新竹市文化中心，1994.06）。

31 林天尉，《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07），頁3。

32 徐麗霞，〈台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以「台灣府八景」為例〉，《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2010.03），頁177-216；另參蕭瓊瑞，《懷鄉與認同：台灣方志八景圖研究》（台北：典藏藝術家，2007.03），以及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05）。

33 施懿琳主編，黃哲永總校對，《全臺詩》第玖冊，頁182-184。此處主要以八景詩為論述，同為流寓文人如林亦圖、查小白等人，或對於竹塹地方更具感情，然檢索《全臺詩》並未見有八景詩之作，故暫缺而弗錄。

34 陳培桂，〈卷二·志一·封域志〉，《淡水廳志》，頁10。

35 張德南，《新竹區域社會研究》，頁153。

今之客雅溪），乃源於沙武壠山下北坑子，西行之後則與諸水匯合，分別名之「合水溪」、「雙溪」，又西行至青草湖、隙子莊，統名為「隙子溪」，再流至浸水莊，北行入於海。³⁶ 隙子溪與竹塹溪（即今之頭前溪）為現代新竹市主要河川，隙子溪之被列為全淡八景之一，或因曲折彎延，沿途夾岸多為綠野平疇，加上水質清淨，因此雖無汪洋宏肆或波瀾壯闊，卻別有可親可愛的水系風光。昔所稱「隙溪吐墨」，以隙溪為「墨水」或指河水清澈，深三尺而不見底，或言色淡如墨，³⁷ 而非指溪水污濁渾沌。

總理而觀，楊浚的景觀書寫乃先以尋常視角與具體時刻，如「村落幾家田峻宅，夕陽一棹估兒鉦」、「梯田直上有高崗，天外盤旋集鳳凰」，來刻寫「標奇領異」的在地景觀，而後再從根植於生態地理表層的空間，將之與記憶中的傳說典實聯繫，以此進入「地方中的歷史」而召喚「公共記憶」，於是乎「眼前景」已然化為與詩人邂逅的「古蹟遺址」，進而在大自然周而復始的山水景點與觀景者所在位置，畫出一條「時間」的界限。饒富趣味的是通過地景歷史的回憶，書寫者於今也成了「以景傳文」中被後人記憶的對象。

至於張鏡濤八景之作，則多藉景以抒情，其中別有渾然物趣，如〈隙溪吐墨〉中以「雲外孤鴻時過影，卻疑侔字學臨池」，反襯隙子溪清澈鑑底，以致看到隙溪倒映空中鴻影時，竟誤以為是可習帖練字的墨池污水；另〈合水信潮〉、〈香山觀海〉、〈指峰凌霄〉等詩，則以仰視或俯窺客觀實景，例如「崇隆萬仞與雲齊」、「揮灑波瀾萬頃雄」，以表現山水意象，並表述對造物主偉績的景仰，然而真正詩意的感發則在於體會宇宙的明晰秩序：「來去朝朝不誤期，天然有信海潮奇。松風忽捲濤聲至，知是溪頭漲滿時。」（〈合水信潮〉）張鏡濤八景詩關注焦點既落於對自然物象的解讀，嚴格說來，詩篇中的細節與細部，無法充分表顯竹塹地域特徵。

前述八景詩作，被表述的地景，大致以竹塹水系和山脈為主，一方面可視為微型宇宙與自然空間的縮影，一方面則是作為形塑整體竹塹地方的模型，藉

36 陳朝龍等編纂，〈卷一·山川〉，《新竹縣采訪冊》，頁66-67。

37 同註35，頁153-154。

由可辨識的地方性景觀，作為穿越自然界的路標，而使塹城八景成為一個穩定的地標與位置。

（三）私人吟咏／詩意棲居與公共閱讀／流通文化的交涉：園林詩的詮釋

如果說八景詩是一種對地方認同的宏觀表徵，則作為私人生活獨特領域的亭台園林，應也可視為竹塹地方書寫的另一種微觀反映。前所述竹塹八景詩中，以「北郭煙雨」與「潛園探梅」為命題者，亦屬於園林之作，但此處主要聚焦於鄭用錫《北郭園詩鈔》與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等吟詠園林諸勝之作。³⁸

一般園林主要有四個構景要素：山、水、植被和建築。現在所稱「園林」大致是指將大自然的風景素材，通過概括和提煉，藉以創造各種理想意境，從而再現自然景觀的藝術建築。因此，與史載最早的園林形式——「囿」（帝王的獵場），大異其趣，卻是與動蕩時代中如魏晉士人遠離人事擾攘而逃匿於「第二自然」的私家園林有關，乃藉以表現隱逸，追求山林泉石之怡性暢情，並寓託蕭然高奇的襟懷。因此魏晉時期的古典園林，應是後世文人園林的先聲。³⁹循此而論，從塹南四景或新竹縣八景而至私人園林諸景，除了說明書寫者觀景位置的挪移，以及與山水風景的距離遠近外，值此時期園林詩諸作，應有其特殊的審美意趣及其深層的觀景義涵。

《淡水廳志·古蹟》所載園亭，共收有望海亭、竹林石室、潛園、北郭園、怡園與太古巢等。其中「北郭園」在縣城北門週水田街，為咸豐元年鄭用錫建，據載記「北郭園」：「中有小樓聽雨，歐亭鳴竹，陌田觀稼，諸景。」⁴⁰至於「潛園」則在縣城西門內，道光29年林占梅建。《廳志》云：「中可泛舟，奇石陡立。又有三十六宜，梅花書屋，掬月弄香之榭，留客處，

38 見鄭用錫撰，《北郭園詩鈔》，王國璠總輯、高志彬主編，《北郭園全集》（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6）；以及林占梅著，徐慧鈺等人校編，《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4.06）。

39 王三山，《中國建築與園林：天人合一構架世界》（中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04），頁69-72。

40 陳培桂，〈卷十三·考三·古蹟〉，《淡水廳志》，頁334。

諸勝。」⁴¹ 據悉園中植梅最多，每花開時，遊觀者絡繹不絕。潛園和北郭園之所以被納為八景，也與騷人逸客常聚集或客寓於此覽勝吟詠有關。鄭、林二人藉名園舉辦詩酒吟會，招徠各地雅士，一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文學盛事多薈萃於此。連橫嘗稱美清代竹塹「文學猶為北地之冠」，園林文風概有推波助瀾之功。

依據《北郭園全集》的〈總序〉，有「開台黃甲」稱譽的鄭用錫，「在本籍辦團籌餉，保障有功」，並曾築造竹塹城，治績卓著。長於經史百家之學，「品詣學術卓絕一時」，然「淡於利祿，視一官如敝蹤，歸田後奉親盡歡，日嘯歌於所築之北郭園，怡然自娛，與世無忤，本和平之天倪悉於詩。」⁴² 鄭氏晚年築北郭園自娛，並「因其地以名之，而諸山拱峙，翠若列屏，又與李白『青山橫北郭』句相吻合也」，⁴³ 平生詩歌多為此時之作。以下茲錄鄭用錫《新擬北郭園八景》：⁴⁴

1. 〈小樓聽雨〉：南樓凭几坐，過雨又瀟瀟。有味青燈夜，為予破寂寥。
2. 〈曉亭春望〉：閒立此孤亭，春光到眼青。東南山最好，金碧列圍屏。
3. 〈蓮池泛舟〉：鼓櫂正中流，蓮塘泛小舟。連城橋下過，四面芰荷浮。
4. 〈石橋垂釣〉：且理釣魚絲，石橋獨坐時。一竿遺世慮，最愛夕陽遲。
5. 〈小山叢竹〉：有山兼有竹，宜夏亦宜秋。絕似簞簞谷，新封千戶侯。
6. 〈深院讀書〉：逍遙深院裡，一片讀書聲。金石開環堵，應推福地名。
7. 〈曲檻看花〉：新築闢蒿萊，名花倚檻栽。迎年長有菊，羯鼓不須催。
8. 〈陌田觀稼〉：好雨平疇足，門前似罫棋。繪來台笠好，一一聚東菑。

北郭園八景詩，除第八首外，每首皆以園林裡的築造空間作為觀景位置與命名詩題，如樓、亭、池、橋、山、院、檻等，至於第八首「陌田觀稼」，觀景位置疑為「園林前後門」，視野則是往外觀看的田疇景致。不同於前述自然八景之命名，目的在於識別區域特點，使塹南諸景得以與其他地方（如淡北之

41 同註40，頁334。另見陳朝龍等編纂，〈卷一·古蹟〉，《新竹縣採訪冊》，頁82。

42 鄭用錫，〈總序〉，《北郭園全集》（上），頁1、17。

43 鄭用錫，〈北郭園記〉，《北郭園文鈔·卷一》，《北郭園全集》（上），頁45。

44 鄭用錫，《北郭園詩鈔》，《北郭園全集》（上），頁173-174。

景）區隔開來。所謂「迴環曲折略區分，編排一一增名字」，⁴⁵北郭園諸景命名主要表呈園主保有這一方私人空間的擁有權與命名權，尤其是通過詩文詮釋而獲得的主權。

在北郭園八景詩中，主要是以園林這種人工微型自然，作為一種映照和反思空間，來傳達現實生活中自我心靈與精神領域的具現。揆諸相關北郭園諸作，更可體味鄭用錫對生命省思的經驗，如〈和迂谷題贈北郭園原韻〉所透顯的隱逸思想：「得藉邱園娛晚節，且培林木對芳晨。角巾已遂柴桑願，省卻浮名絆此身。」又〈北郭園記〉言：「自顧樗櫟散材，無復出山之志。竊效古人買山歸隱，以樂殘年。」臨老歸田，雖無法安享好山好水之遊，但朝夕於園林，觀山聽泉尋花看竹聞鳥觀魚，豈不快哉！但由於北郭園乃購之於家道中落之老翁，用錫公遂殷殷告誡子孫「所慮者，時運變遷，每見夫歌台舞榭一變而為荒榛斷梗，或祖父有之而其子孫不能有。」據載記原北郭園建貌乃「譬如富家大室，其堂廈雖燦然巨觀，而人材未養，學殖多荒，空諸所有，閱如無人」，因而就地另闢。詩以明志，從「人材未養，學殖多荒」之句，窺得用錫公晚年「結社集良朋，為期三五六」的園林雅集志業，是以北郭園固然是一處以快餘生的美土樂地，卻迥非私人天地一隅，而是意欲開拓為「文人騷客游觀之所」，因而轉為一種社會性與藝文性的展示空間，無怪乎北郭園八景的另一景即是：「週遭八景繫以詩，題箋滿壁群公賜」。

林占梅的「潛園」也同於「北郭園」，都是作為擁有微型自然的一個私人人性與家庭化的獨立空間，雖然可以作為展現私人視角的基地，但園林內卻有一系列吟詠酬唱交流的社群活動，因此兩大名園都與竹塹在地詩社的淵源發展息息相關，如北郭園與「斯盛社」、「竹社」、「北郭園吟社」；潛園與「梅社」、「潛園吟社」。⁴⁶依據文獻所載：林占梅「性慷慨，好任俠，凡興建、義舉、成美、濟困、施予，千金不少吝。遇地方急難，竭力保全，事濟乃已，雖蕩其產不顧也。」又言其人能詩，「建潛園，延賓客處其中，台榭之勝、文

45 鄭用錫，〈北郭園新成八景答諸君作〉，《北郭園詩鈔》，《北郭園全集》（上），頁80。

46 蘇子建，《塹城詩薈》上冊，頁69。

酒之盛，甲於海外。著有《琴餘草》詩八卷。」⁴⁷

有關潛園唱和，詩酒唱酬盛會，以下節選〈潛園適興六十韻〉說明之。⁴⁸詩開篇即點題「潛園」興建之由：「不作封侯想，潛蹤已十年，屢因圖畫興，輒起眺遊緣。……築園容寄傲，著屐任周旋。適意欣孤往，娛情倦忘還。」作者既表明愛慕淵明情趣，「有心追隱逸，無志慕騰騫」，因此園林詩旨大致是逃於塵俗而歸於閒散的悠然之境。篇中尤其針對園林各種精美景觀，諸如彎橋、密籬、曲塘、蛇洞、巖瀑、荷池、竹徑、樓台、亭榭……等等，頗多著墨，浮雕出咫尺山林美麗風光與園林花草樹木的生機神采，映襯出園主效法「阮籍遊而嘯，嵇康懶與眠」，追慕「逍遙傳」與「內外篇」的生活意趣。篇末則提及「射覆詞壇立，猜枚酒令宣。笙簫分雅部，醺醖醉華筵」，從中可窺知潛園名士雅集唱酬的一時盛況。前述林占梅慷慨好客，急公好義，因之頗多客寓名園及論詩唱和之潛園吟侶，據《台灣詩史》載記，即有曾籥雲、徐宗幹、林豪、查少白與林維丞等四十餘人。⁴⁹其中林維丞〈潛園紀勝十二韻〉嘗提及「此間小住即神仙，景物撩人別樣妍。使酒連番開笑口，尋詩竟日聳吟肩。」⁵⁰此紀勝詩並將潛園樓台水榭榮景收攬無遺，然至乙未事變，烽火波及，潛園人丁寥落，原有園林的繁華銷歇，舉目蕭索，再對照今日斷井頽垣的廢墟潛園，令人不勝唏噓。

論者嘗針對清領台灣園林詩，提出「景觀詮釋權」的移轉，認為觀景不再僅為官吏所掌握，亦不再為了地方志的編寫而制訂，而純粹根植於日常生活經驗，拉近了觀景人與景觀之間的審美距離。⁵¹總結清領時期的台灣園林詩作，似乎尚具有多項對立之二元補襯特點，一是園林是屬於帝國或王土的，卻又不是它們的一部分，而是屬於私人的領域。⁵²二園林是微型的家居遊處空間，藉

47 陳朝龍等編纂，〈卷九·鄉賢〉，《新竹縣採訪冊》，頁511-512。

48 施懿琳主編，黃哲永總校對，《全臺詩》第八冊，頁87-89。

49 廖一瑾〈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03）。另參蘇子建，《塹城詩薈》上冊，頁73-78。

50 同註48，頁334-335。

51 陳佳妤，〈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台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來源：<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t/tan-ka-bun/pak-keng-si.htm>，2013.10.16）。

52 本節有關園林所表徵私人性天地與社會性展示的論證概念，源自於宇文所安，〈機智與私人生活〉，

由詩人廣為流通與流傳的詩文，綰結了世俗瑣細的生活情節與宏大的社會議題，而使園林詩作兼具了個人意識與社會整體藝文活動現象。此乃因園林詩作雖是然是一種私人情懷的展露，但藉由吟詠酬唱，終究屬於一種公共性和流通性的話語與閱讀。三是藉由園林詩作，也可連結個人生活情趣和公共文化之間的關係，表顯竹塹文士個人的生活閱歷，安置於公共的集體歷史敘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清代文人的竹塹在地書寫，大致是以公共空間的山水八景與私人天地的園林景觀為主要題材。自然風物的八景諸作主要表現為一種標識國家區域與宇宙結構的調和；至於園林庭台樓園，則表顯為私人生活的獨特領域與交流性的藝文場所。總而言之，當詩歌被帶入審美活動的複雜文化系統時，詩歌在其中扮演的評說與詮釋，將賦予審美活動以價值和意義，因此，自然八景或園林造景，雖作為一種映現的場所，但相關的詩歌展示對象並不是園林或自然，而是詩人自己的創造性心靈，以及提供文友交流傳佈的一種公共性閱讀現象。⁵³

三、作為識別性的歷史景觀：日治與國府時期「北埔」文學地景及其歷史記憶

有關「地方」與「記憶」的密切關係，人文地理學者多有論及，主因是地方經驗的複雜性，而使地方成為記憶（再）生產的有效工具，而創造地方感的一個重要環節，也即關注特殊且經過選擇的歷史面向。⁵⁴ 因此不管是在地方書寫或地景、地方的史蹟裡面，都可以尋致召喚個人記憶或集體記憶的要素。以下即探述日治與國府時期，有關北埔地方歷史記憶之作，主要援例則為北埔區域〈姜紹祖抗日歌〉史詩，以及龍瑛宗「北埔」在地書寫。

陳引馳等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05），頁91。

53 同註52，頁102、107。

54 Tim Cresswell原著，王志弘、徐苔玲等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12），頁138。

（一）北埔的客家歷史文化：〈姜紹祖抗日歌〉

〈姜紹祖抗日歌〉原名〈姜阿蘊〉，⁵⁵全篇長達5824字，共832句，是一長篇巨構的客家歷史敘事詩。詩歌先簡介鄭氏開台，政權移交清廷，而後則將敘述重點轉放在乙未年間戰事（1895年），依時間軸線，先是描寫姜紹祖抗日奮戰與悲辛血淚，進而鋪展此段可歌可泣歷史事件。篇中作者未表明身分，僅在詩歌末尾現身說及「住在北埔大隘人」。〈姜紹祖抗日歌〉是研究客家抗日歷史的重要文獻，黃美娥〈新竹地區傳統文學史料存佚現況（清朝一日據時代）〉一文嘗論及：⁵⁶

幸有「北埔大隘人」的無名氏，現身說法地記載了交戰的慘況，便是今日所見有關姜紹祖抗日事蹟的《姜少祖抗日歌》。這篇作品係一客家歷史敘事詩，篇中作者自言「借問此書何人造，住在北埔大隘人。造出一本大家看，流傳萬古到如今。」可知作者希望藉其筆，留下先人奮勇抗敵的史實。

黃榮洛《台灣客家傳統山歌詞》也提及〈姜紹祖抗日歌〉：⁵⁷

詩詞中不但對抗日戰爭詳細的敘述，對北埔庄民在該時所受到的情形，姜紹祖的家庭，被日軍俘虜的義軍所遭遇的情形，及其他不少的未知史料之紀錄，提供我們很珍貴資料。

本詩主要描寫乙未戰爭時北埔地區義民英勇抗日的行動，其中重要的英雄人物即是「聞名大隘姜紹祖」。有關姜紹祖的生平事蹟，相關載記如下：姜紹祖，幼名金韞，別號纘堂。原籍廣東陸豐縣鹽墩鄉，為開發北埔墾戶姜秀鑾之曾孫。紹祖曾以監生資格，赴試福州秋闈，未售。乙未戰爭，即奔走國事，

55 黃榮洛，《台灣客家傳統山歌詞》（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2.12）。

56 黃美娥，〈新竹地區傳統文學史料存佚現況（清朝一日據時代）〉，《國家圖書館館刊》1期（1997.06）。

57 同註55，頁66。

訓 民軍敢字營於桃澗堡南嵌。迨日軍登陸，與各地民軍首領會師，抵抗日軍。後枋寮兵敗，日軍攻陷新竹城，姜紹祖乃回北埔，增募民勇，稱為「續字軍」，意圖反攻新竹城。然計畫外洩，各路民軍攻勢受阻，紹祖攻佔火車站，深入敵營陣地，孤立無援，乃假借黃姓大廈防戰，雖以必死之力防戰，但已處死地。後突圍衝出者悉被射殺，最後在屋內旋白旗示降者一百餘人。翌日姜紹祖即服親兵所帶鴉片膏就義，時年二十一。⁵⁸

〈姜紹祖抗日歌〉開篇先是點出台灣歷經多次政權轉移的悲情歷史：「自從鄭王開台灣，開平台灣幾百年。鄭王交過清朝官，管下子民千千萬。丟下閑文休要唱，且唱台灣人受難。六十甲子轉了轉，轉到光緒乙未年。」繼之則以乙未年日軍反亂攻擊台灣為敘事主軸，並聚焦於北台灣抗日活動，全詩陸續浮現北台灣二十多個古地名或古戰場，最重要場景則在於竹塹北埔——「北埔淒慘有來」。全詩可分為八大段落：1.清兵趁機作亂，敵我不分。2.士紳商議投降，請日入城。3.各地義軍抗日，少勝多敗。4.百姓期待援軍，合攻新竹。5.紹祖孤軍奮戰，服毒自盡。6.百姓生離死別，顛沛流離。7.眾人降日之後，暫得安身。8.十評清朝欽差，害人不淺。⁵⁹從頌讚「大隘有介姜紹祖，紹祖頭家姜統領。就團五百義民勇，五百兵馬敢字營」等詩句，也見詩歌以姜紹祖抗日義舉作為主要敘述肌理，姜紹祖英勇事蹟本是乙未抗日史冊中斑斕一頁，在〈姜紹祖抗日歌〉中以民間記憶作為書寫立場，更增添人性的溫度，不同於官方多關注政治性事件。大眾記憶乃取材於更多的庶民人物與生活場景，因此〈抗日歌〉增多了敘述的「聲音」與「觀點」，也更趨於整體性的敘事。

如詩歌探掘姜紹祖個人故事的同時，也引渡出在政治事件下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故事，諸如母子連心與夫妻情深，以致乍聞姜紹祖生死未卜的憂怛，又如悲劇英雄當面對荒寒命運時不禁萌生最原始的悲愴：「我今一介身有死，丟別娘親在家庭。娘親聽兵肝腸斷，又怕愁切我一人。我知娘親愁大切，只怕

58 黃旺成纂修，〈卷九·人物志〉，《台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76.06），頁48。

59 全詩八大段落概要，參自黃筱婷，〈〈姜紹祖抗日歌〉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切壞我娘親。一來丟別賢妻子，二來丟別我妻身。……我為清朝江山死，誤了自己做忠臣。頭來因介大局事，二來不敢逆眾人，裡般誤了單丁子，恁想回家亦閒情。」除卻面對生離死別而充脹胸臆的生命沈哀外，不幸身為亂世弄潮兒的憂憤深廣，也表現在長詩末尾對於統治階層如李鴻章、劉銘傳等人的批判：「一想欽差無好死、二想欽差台灣王、三想欽差害人多、……九想欽差開火車，風水屋場開到壞、十想欽差真係僥」，這是來自底層民眾未必理性客觀卻是「憤怒的聲音」，作者十分忠實地傳達出市井小民對於乙未戰爭的素樸觀點。

長詩不僅曲曲勾繪姜紹祖感嘆義軍犧牲，孤臣無力回天，以及對清廷政府無能的自嘆自憐，詩歌並兼採彼時庶民的觀點和生活語言來重現生活細節的真實性：「北埔有個何石妹，十八年當少年人。佢個情哥楊阿旺，算來就係話戲人。……聞知情哥番捉去，丁時啼哭淚淋淋。」原指向昏天暗地、亂世景象的詩歌圖景，一變而為尋常百姓憂苦哀樂的生活經驗，藉此展演出極細膩的時代側寫，並浮現出多音複義的局面。

〈抗日歌〉所反映的不單是偉大人物與偉大事蹟，也是烽火年代中諸多庶民人物生離死別的社會普遍現象。然而「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的〈抗日歌〉，⁶⁰在明確的歷史時間與具體的地理空間，以及彼時的政治環境中，尤其捕捉到區域性的、在地口語文化與民俗傳統的文化傳統景觀。

北埔鄉位居新竹縣偏西位置，北埔溪兩岸境內大小丘陵交錯，統稱北埔山地，北地開闢之初，稱為「大隘北埔莊」或「大隘聯莊」，因金廣福墾號設民隘，統稱金廣福大隘，此地為隘務指揮中心，故得稱。「北埔」意即北方未墾埔地，與其南方之南埔對稱而得名。北埔鄉境內分有北埔、水磑仔、大湖、小分林、南坑尾、大坪等區域。⁶¹長詩中有關北埔住民身影和在地生活景象，諸如「回文又唱大隘人，又來講看大隘肚。大隘庄庄驚番兵，又驚日本燒大隘」之句，即表現北埔墾戶姜家開發大隘，卻慘遭日軍鐵蹄蹂躪的滄桑史。而「就

60 黃遵憲詩作有「詩史」之稱，康有為〈人境廬詩草序〉稱其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

61 周浩治等撰輯，林柏燕點校，〈卷二·地理志〉，《新竹縣志續修（民國四十一年至八十年）》，頁570-571。

喊紹祖攻新竹，紹祖即時就領承。科派眾庄打甜粿，即做乾糧就出陣。眾庄甜粿都打好，就喊擔工幾多人。一程擔到金山面，擔入仙水廟內庭。仙水廟內廣方向，看來甜粿已百床。五月十八開甜粿，大家興兵就出陣。」則表現了客家粿食文化習俗。依隨節氣習俗與傳統米食而製成的甜粿（年糕），原是客家重要的飲食文化。臨戰爭前夕，眾庄賣力打粿，即是取其戰事圓滿，歸人團圓之意，以此祈求抗敵好兆頭。而日用飲膳慣習也與信仰習俗不可分，長詩中除了提及北埔觀音仙水廟外，也以義民爺信仰來描畫乙未抗日北埔客家「義民」族群認同鄉土，保鄉衛梓的力戰史實：「幾多子民來起願，盡忠義民愛有靈」、「心中就怕義民爺，只怕義民未顯身」諸句，豁顯客家義民爺信仰之深。依據論者所引證顯示，「義民爺」的身分、族群屬性，以及被人奉祀的原因其實是多元而非單一，然而儘管義民並非只存在於客家族群，卻逐漸成為該族群之特有信仰標籤。⁶²客家人對義民祭典特別尊崇與慎重，時至今日，義民信仰已然成為客家人在台灣的地化特徵與地方性神明。

〈抗日歌〉以姜紹祖少年英雄抗敵事蹟，交織在波瀾壯闊史詩中，傳達出有關北埔的歷史過往與在地經驗。透過激勵忠義和英勇的「義民爺」信仰，一方面以「義民史觀」的角度來解讀北埔姜氏族裔的抗日行動，闡明源自民間的自衛性武力組織，正是台灣乙未抗日戰爭的主力部隊。一方面則以官方歷史與民間記憶，交疊出北埔住民緣於共同擁有豐富的傳統民俗文化的記憶遺產，而得以自我定義「歷史一體感」中的「北埔在地文化意識」。

（二）「家族故事」與「在地歷史」中的地方感：龍瑛宗的北埔書寫

誠如〈姜紹祖抗日歌〉藉由抗日史詩，來整合北埔當地同籍住民的生活共同體表徵，龍瑛宗的系列北埔書寫，也可視為在地集體記憶的歷史地景，浮顯了北埔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人稱「孤獨的蠹魚」的龍瑛宗原名劉榮宗，⁶³

62 孫連成，〈有關清代台灣義民研究探析〉，《歷史教育》16期（2010.06），頁193-208。

63 《孤獨的蠹魚》為龍瑛宗作品集名稱，1943年付梓，內容主要是日本散文及評論。

新竹北埔人，1937年以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日本內地《改造》雜誌小說徵文的佳作推薦獎後，始於文壇嶄露頭角，是日治時期極重要且多產的作家之一。⁶⁴論者嘗謂龍瑛宗習以「感傷的私小說方式描寫」，⁶⁵且證之作家的現身說法：「我的作品群可分為兩種類，其一，如〈杜甫在長安〉、……等，可稱屬於虛構性作品。其二，如〈夜流〉、〈斷雲〉、〈勁風與野草〉等作品，屬於自傳性作品。惟於作品的主角，屢次在作品裡登場，名字叫作杜南遠，而他就是我。」⁶⁶檢閱龍瑛宗諸作，以杜南遠為主人翁名字者計有數篇，⁶⁷文中杜南遠的人物形象大都有龍瑛宗自我性格與心靈成長史的投射，諸如因口吃和色盲所造成的困挫，身體瘦弱多病，個子矮小，喜耽溺於空想勝於行動力等等，在在浮雕出杜南遠／龍瑛宗濃稠「近代蒼白知識分子的懷疑和徬徨陰影」，⁶⁸以及那股快悵哀絕的性情與氣質。

有關龍瑛宗小說中杜南遠角色與真實作者的疊現合一，已見論述，⁶⁹本節主要聚焦於龍瑛宗北埔書寫諸作：小說〈夜流〉，以及〈北埔金廣福〉、〈還鄉記——素描新竹北埔鄉〉等兩篇隨筆。⁷⁰〈北埔金廣福〉寫於1983年，撰文方式近於區域導覽性質，書寫緣起有二，一是作者看到報載評定的第一級古蹟中有「北埔金廣福」，因此順勢將金廣福作一簡介，表顯先人披星戴月，開拓北埔的故事：

大隘是新竹縣的西南地方，北埔、寶山、峨眉三鄉的總稱。一八三三

64 陳萬益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龍瑛宗》（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頁36。

65 羅成純，〈龍瑛宗研究〉，張恆豪編，《龍瑛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02），頁295。

66 龍瑛宗，〈杜甫在長安·自序〉（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07），頁8。另見龍瑛宗〈一個望鄉族的告白——我的寫作生活〉中所言：「光復後，在日本發表的〈夜流〉，和民眾日報副刊發表的〈斷雲〉，及〈勁風與野草〉三篇作品，可看作殖民時代的自傳作品。」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隨筆集（2）》（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頁34。

67 如〈崖上的男人〉、〈海之旅宿〉、〈白色的山脈〉、〈勁風與野草〉、〈濤聲〉、〈夜流〉、〈龍舌蘭與月〉諸篇，主人公皆為杜南遠。

68 葉石濤，〈論龍瑛宗的客家情結〉，《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龍瑛宗》，頁90。

69 周芬伶，〈龍瑛宗與杜南遠的自傳書寫〉，《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龍瑛宗》，頁271-289。

70 分見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小說集（3）》，頁104-130，以及《龍瑛宗全集·隨筆集（2）》，頁60-62、151-155。

（道光十三年），北埔的姜氏和新竹的周氏集資成立了「金廣福」墾號，並蒙批准。而「金」以示叔府資金，「廣」以示粵籍，「福」以示閩籍資金。（《龍瑛宗全集·隨筆集（2）》，頁61）

其二則是回應東京日文雜誌《亞細亞的鼓勵》中所刊〈美麗的台灣，秘境客家村〉一文對客家精神的禮讚。原來該雜誌附有一幀北城街頭風光，因此牽引龍瑛宗充作嚮導，來介紹故鄉名勝古蹟，如秀巒公園、五指山、濟化宮、金廣福公館與獅頭山等等。

〈還鄉記——素描新竹北埔鄉〉一文主要分為六個段落：爬上秀巒山、彭家祠難忘、故鄉在變矣、金廣福古厝、慈天宮近貌與高齡同學會。標題為「還鄉記」，撰文雖就眼前鄉景鄉情鄉人而抒發，「少小離家老大回」則作為主體的敘述，因此，在這一次階段性的自我審視和總結中，「故鄉」的風情畫即具有眼前時空意義上的區隔況味。行文中時見層層疊疊著孩提時代的北埔和現實中北埔鄉土的交叉浮露，甚至是與異地異鄉的參差對比，如以登秀巒山對照散步台北公園；而北埔的交通日盛，也足堪與繁華台北比擬種種。文中浮現兩類不同的時間感，也同時表徵了兩個不同的時代風貌，所以全文洋溢濃郁文化情緒與歷史記憶，如〈彭家祠難忘〉言及從彭家祠學習漢文，後來私塾被禁，轉為接受日本教育，弔詭的是雖身受日帝主義之害，於今卻是熟稔日文勝於漢文書寫的荒謬歷史感；〈慈天宮近貌〉主要追溯鄉史所載大撈社原住民襲擊北埔鄉拓民與隘丁的事件，民眾祈求平息蕃害，因此增擴慈天宮規模。文中也再度提及地方私塾漢文教育，以及北埔姜大地主興建北埔公學校的由來。綴段式的小型敘事中，一方面是攸關童稚時代的記憶與懷念，一方面也藉由傳達個人經歷，匯聚北埔許多地景、人事與歷史文化編碼。

迥異於前兩篇隨筆，鋪墊出漫步／矚目／賞味纖纖動人的北埔鄉景角落，小說〈夜流〉則是以「個人記憶」與「家族故事」融攝而成「歷史私人化」書寫。小說從父祖輩墾殖開始寫起，直寫到杜南遠離境北埔，初履風城赴考師範作結，時間跨度約從道光年間以迄1925年。〈夜流〉明顯可見以紀年標示出幾個特殊的歷史背景面向，以及固著於北埔地方的人物生活圖像，以此二者交織

出「舊世界舊北埔」的地圖，並牽引出北埔人事風華等諸般歷史細節。小說開篇場景即已交代這是「在日本殖民地台灣北部一寒村」，隨之則是濃墨重彩地以主人翁杜南遠氣喘咻咻的病弱身軀，映照出靜寂寒村裡冬季強風無休歇的景象：

冬夜，季節風的颯音粗野地馳騁過杜南遠茅草屋頂，後山的樹林有些落葉了，像散髮的裸體女人喚回將遠逝去的人，整夜呼呼地作響。（《龍瑛宗全集·小說集（3）》，頁106）

小說以杜南遠喘噓噓的「病體」連結嗚嗚怒吼的地方特有強勁「季節風」，並敘及杜南遠曾祖從廣東饒平渡海來台，由於平野已被閩人占據，加上言語不通，只好落腳於鄰近番界台灣北部，並由此而敘及北埔地方開發史：

這個地方屬小盆地，原來泰耶爾族盤踞的地方。迨至道光年間，竹塹城的周族與九芎林 姜族共同出資，在竹塹城東南廂橫崗一帶，建隘募丁事開墾。當時大隘的總本營地，除東面靠山外，西南北三面都種植刺竹為城；城邊挖掘池塘井且民房設有槍眼，以防泰耶爾族的來襲。（《龍瑛宗全集·小說集（3）》，頁107）

小說敘及杜南遠曾祖從唐山移民歇腳於人煙稀少的北埔邊地，雖然苛斂誅求較少，蕃害事件卻時有迭起，杜家前兩代皆慘遭蕃人砍殺慘劇，然而在樟腦寮工作的腦丁們也曾姦淫蕃婦，欺凌蕃族，小說於此即順勢引渡出殖民地政府的理蕃撫墾與製造樟腦業史話。從「私我家傳」轉為「公共敘述」，交錯體現了一種特別的文化記憶與地方史話，是為〈夜流〉最鮮明的敘述圖式。類此敘述也表現在杜南遠家族經營史——先是種植茶樹及橘樹，繼之則搭蓋腦寮，製造樟腦油，最後則掛起算命招牌兼售鴉片煙等，家族經商歷程平行對照出小說刻繪的歷史風貌：「一八三〇年代，英國商人登陸雞籠，將鴉片煙與台灣樟腦油作物物交換貿易。」（〈夜流〉，頁119）台灣北部客家人開發樟腦和茶葉而有新利源，因此客家族群大都遷徙至丘陵淺山地區的現象載記，見諸乾隆48年

（1783）以後，⁷¹直至日治時期在萬國博覽會場上，日殖政府展示台灣農業依舊以「茶」和「樟腦」比重最大，⁷²而這兩項重要經濟作物產區大致來自竹苗等地。

〈夜流〉一文乞靈於父祖移民的故事，而以「個人傳記」平行映襯「公共記憶」與「在地文化」的社會層面。文中呈現類近於小型編年史的大綱：先是從1910年台北府已有電燈，而北埔寒村仍舊使用煤油燈的年代作為紀年開始，依序往前追溯並標識出1830年英商登陸，傾銷鴉片煙、1884年中法戰爭的「西仔反」事件（法蘭西侵台）、1895年姜紹祖率領竹塹鄉民的攻防戰役、1896年殖民政府公布紳商條規，北埔村彭秀才與墾首第二代均授與紳商、1907年則敘及蔡清琳率領隘勇、泰耶爾族，攻打北埔支廳的「北埔事件」，小說最後以1920年收稍，同樣融攝私小說敘述與家國大敘述於一爐——「殖民地少年」杜南遠報考師範學校未果，而彼岸中國則發生了舉世聞名的上海五卅慘案，以及中國近代革命之父的辭世消息。

上述〈夜流〉中有關「小歷史」（個人境遇）中的「大歷史」（家國興衰），幾近表呈了一種「新史學」的概念：「所有人類自出世以來所想的，或所做的成績同痕跡，都包括在歷史裡面。大則可以追述古代民族的興亡，小則可以描寫個人的性情同動作。」⁷³飽含時間意識的敘事中，龍瑛宗以過往種種騷動不安的地方歷史與地理景觀，鋪設出獨特而鮮明的北埔文化意識，然而除了往「個人故事」的小敘事方向探掘，以及再現「官方歷史」和「大眾記憶」裡的「豪傑人物及其不凡事蹟」小編年外，〈夜流〉中也攝錄了地方無名大眾的群像，以此組構北埔社會發展的生活經驗及其特殊性。小說中浮現的在地人物身影，計有養女出身的荒村野妓玉娘；從華北顛沛流離落腳寒村，在廟前廣場唱京曲的魁梧瞎子；在彭家祠開設書堂，教授漢文的彭秀才胞弟；原為開拓村莊墾首後裔而今沈淪為鴉片癮的阿漢舍；仰賴女兒賣淫，以供生活日用和買

71 尹章義，《台灣客家史研究》（台北：台北市客委會，2003.12），頁297。

72 呂紹理所載日本參加1904年美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資料，見《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2），頁152-154。

73 （美）魯濱遜著，何炳松譯，《新史學》（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頁1。

鴉煙的退休老隘勇；棲身「有應祠」，同為鴉片癮者，卻是熟習於喪葬禮俗的榮華仔等等，這些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及社會邊緣人物，一一重現了地方常民生活面貌，此外，小說也以幾位本島知識菁英和旅台日人，藉以展示彼時代「殖民地新式教育」風景的歷史經驗圖像。如日語並不流利而善寫書法的台灣人K老師、在寒村作育英才二十多年的安部校長、引薦日本短歌《萬葉集》的成松老師，以及負責指導學生投考師範的須藤老師等等。上述龍瑛宗諸作，顯見曲曲繪製出北埔極明確的地理地方感與歷史感。

總理而言，在〈姜紹祖抗日歌〉和龍瑛宗北埔書寫諸作中，時間意識與地方景觀，儼然成為一種可見性的歷史—社會—空間的現實裝置。所謂北埔書寫，即是作者以「回到過去」的書寫策略，藉由共同擁有豐富的在地記憶遺產，以及一種共享的地方傳統文化，而在北埔文學景觀中發現自己的歷史和身分。

四、可讀性與可參觀性的地方：都會、人文與自然的「當代新竹」書寫

從明鄭、清領階段的「傳統的竹塹」，到乙未割台後的「現代的竹塹」，以至兼收並蓄的「當代的竹塹」，傳統與現代的共構，新與舊的交替，並存於竹塹歷史的時間洪流中，新竹即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展現新穎的人文多元景致，並富含深層文化歷史的地方體現。當代的竹塹，因而是充滿「差異」的城市。隨著城市所孕育文化體驗的殊異性與當代生活方式的多樣性，諸如經濟活力、多元型態、綠色保育、年輕或古老的文化等等，在作家筆下所產製或再現的新竹遂成為具有「可讀性」與「可參觀性」的地方⁷⁴——針對在地住民、旅遊參觀、漫遊／消費，或重返舊地等等，新竹顯然已被呈顯為一種可讀的文化與可觀賞的地景。新竹作為一個有著三百年文化歷史的古城，藉由文化展示的地方定位，也可以從中看到現實世界中看不到的一些「此曾在」的真實地方面

74 概念源自（英）貝拉·迪克斯著，馮悅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01）。該書主要揭現文化展示種種策略所制造的一種複雜過程，如塑造文化的被展示的場所，如何在與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因素競爭的過程中形成等等。

貌。以下即嘗試入探當代書寫新竹者所依據自身處於不同時空位置，而形塑社會變遷中的地方詮釋與文學想像。

（一）「多重身世中的城市標記」：竹塹文學獎作品的地方書寫

地方文學獎的創立旨意，主要在於鼓勵地方藝文創作及提昇文化生活質，⁷⁵終極歸趨則為取徑「文學意境」以為「文化建設」的目標。因此標準「使文學更接近生活」的地方文學獎作品，⁷⁶也等同是另一種重建鄉土、為地方塑像的地方報導形式，即使後來因為評審觀點殊異的導向，而使「竹塹文學獎」原初兼有「地方色彩、在地關懷，以及培養在地創作人才」的創設宗旨，漸趨於「開拓藝文創作」或「地方色彩鮮明」的分歧路數。雖然如此，有關地方標識與文物風土的觀察，乃至地方生活型態的模塑，仍是得獎作品中或多或少的必備要素，如是而觀，即使得獎諸家諸作，大都為初學之人，而非成熟的大家之作，然而就地方文學獎總體表呈的文學現象而言，卻也代表一種地方性的社會特質。歷屆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選集，因而可視為概覽地方地景生活書寫的重要材料之一。「竹塹文學獎」自1997年開辦第一屆活動迄今，起初並未設置命題寫作，⁷⁷徵選文類概分為現代詩、散文、短篇小說、舞台劇本、報導文學、文學評論六類，隨後部分徵選文類漸有消長趨勢，綜覽各屆得獎作品篇目及命題，可概分為三：一為地方圖像與風物，二為在地人文歷史，三為感官記憶與日常生活，茲以圖表例示如下：⁷⁸

75 新竹市政府文化局編，〈市長序〉，《1997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05），頁3-4。

76 同前註，頁5。

77 2004年以後開始命題寫作，此屆以「風」為主題，2005年則以「花園城市——書寫新竹」為主題，2010年又取消主題徵文。

78 自1997年舉辦「竹塹文學獎」迄今，得獎作品多達百篇以上，本表格之作品採錄原則，大致依據本節「現實生活情境中的新竹」論題，因此著重「地方性」與「在地感」的呈現，至於虛化地方，或援地名以為索引之抒情敘事諸作，暫時弗錄。至於擇選作品，首先以竹塹文學獎課題概分為三，再就得獎作品篇名及其實質內容所關涉，並參考評審感言，作一歸類。如此分類界定，自有閱讀上的一種主觀或偏見立場，以致本表格或無法完整呈現竹塹文學獎總體風貌，但作為析論地方書寫概況，應有其參照性效用。

屆別／ 命題	地方圖像與風物	在地人文歷史	感官記憶與日常生活
1997	女青年與街道圖誌（詩） 台灣肥料公司新竹廠的擴建 經過及其貢獻（報導） 新竹香粉——一種漸漸被人 遺忘的竹塹特產（報導）	山神（小說）	有關右邊窗外的一、二事 （散文）
1998	酸酸的土（報導）	清代竹塹詩人林占梅及其 《潛園琴餘草》（文學評論）	花蓮人談新竹事（散文） 重現戶籍謄本上的城市女人 （報導）
2001	女人・竹塹——接泊哭泣， 彭錫妹（詩）		雕刻時光（散文） 上京有雪（散文）
2002	塹城古蹟巡禮（詩）		
2003	城隍廟（詩） 花落盡（散文）	玻璃之光（詩） 鋼鐵蝴蝶（詩） 感官追憶靜山居（散文）	風城十夜談（散文）
2004 徵文主題 【風】	風城故鄉（詩） 風吹過小園（散文）	聽風（小說）	一天（小說）
2005 徵文主題 【花園城 市——書 寫新竹】	我的客雅溪畔（詩） 來跳舞吧！新竹三民路（兒童 詩） 竹塹四景（兒童詩） 遊走海岸線（散文）	北坑來的水（散文）	戀戀風城（詩） 花園停車場（小說） 回去新竹（散文）
2006 徵文主題 【花園城 市——風 城印象】	城隍有好吃（詩） 竹風采景（詩） 外環大路（小說）	竹塹社之〈土官勸番歌〉新 譯（詩）	父親的蚵田（散文）
2007 【花園城 市——四 季風城】	指南（詩）	春雨・少年・竹塹城（散文）	風城韻事（詩） 那年夏天，我遇見（散文） 梅雨・霉雨・美雨（散文） 在冬季最後一個早晨（小說）
2008 【花園城 市——幸 福風城】	風城童話繪本（詩） 客雅溪口的凝眸（詩） 跟著風去旅行（青春散文） 與新竹的風約會（青春散文） 山邊剪影——贈十八尖山 （青春散文）	越過城牆——記辛志平校長 （詩） 幸福的花園、玫瑰花、樹的 哀樂、雨後的彩虹（組詩）	城隍爺（小說）

2009 【花園城市——快樂風城】	時光盛開的博物館花園（詩） 風城，夢想著床（詩）	生命的方格——向杜潘芳格致意（詩）	十八歲的，風景（散文） 無薪假（小說）
2010	香山海邊：速寫四十句（詩） 南寮遊曲（青春散文） 繪風城（青春散文）	琉璃賦（詩） 四月望雨——為紀念「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而作（詩）	除了我們之外——記內灣一日（詩） 他來自眷村——於眷村博物館裡遙想泛黃歲月（詩）
2011	雅典學園竹塹分校（詩） 米粉調（詩） 黑色遠流（青春散文） 十七公里海岸的風說（青春散文）	在夜空裡傾聽你們的呼吸——詩誌黑蝙蝠中隊（詩） 小綠葉蟬吻了一口（詩） 所謂的司馬庫斯（詩）	竹風。逐風（青春散文） 弟弟（小說） 大樓裡的父親（小說）
2012	台68線往竹東（詩）	國風——謹以表演樂器歌詠竹塹國樂節（詩） 清泉補遺（小說）	井口的風聲（詩） 我的強迫回憶症（詩） 想念的季節（青春散文） 風城天使之家（青春散文） 懷鄉（小說）

「竹塹文學獎」初期，無涉風城書寫主題的入選作品，佔大多數，⁷⁹自2004年「竹塹文學獎」開始以「風」作為徵文主題，即明顯可從命題篇名上窺見憬然赴目的地方地誌色彩。然而也就在2004年命題寫作後，各屆評審針對限題徵文利弊得失，意見喧嘩，在多聲交響中也轉達出有關地方文學是否攸關不可替換的在地性書寫，或是對地方可以有更多想像性、虛構性的創造力？諸如2004年陳萬益與2005年廖炳惠的評論大致趨近讚同發揮敘事認同及地方意識，以免同一篇作品到處投稿。⁸⁰然而2011年李癸雲與2012年羅位育的詩評，則強調：「評詩應以『藝術成就』（包括語言表現和思想深度）為最高原則，其次才是地方主題的呼應」⁸¹、「在這片土地上成長的朋友，需要更多的想像和創

79 如2002年新詩類入選作品〈隨愛而逝〉主要表現年輕世代的愛情觀，散文類〈古都的光與影〉則聚焦於觀看北京古都，小說類〈頭條新聞〉則關注情慾與政治、權勢。此即表格中2002年的闕如狀態說明。至於第一、二屆的文學評論獎作品，更無涉於新竹文學議題，如1997〈凝視鄉土困境——宋澤萊鄉土寫實時期（1975-1980）小說初探〉、1997〈人生的錯置與追尋——評蘇童《我的帝王生涯》〉、1998〈八十年代政治小說：資本部門、政治部門與文學現象的三角關係〉等等。

80 見《2004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2004），頁132；《2005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2005），頁110。

81 見《2011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2011.11），頁11。

造吧？」⁸² 凡此皆涉及目的性（「主題意識」）與美學性（「藝術表現」）之間的取捨比重。就本人曾參與地方文學獎評審的經驗，也發現「地方」元素頗多淪為參賽者配合徵文限題，而運用的配搭策略，然而多數作品卻是將「地方色彩」視為索引類的背景，真正書寫主軸則落於人、事、情的發抒，因此，若將作品中的背景，挪異地名，儼然又是另一篇他鄉異地的徵文作品。然則好的作品理當兼有情景與敘事、主題與藝術之美，如2005年戴玉珍即同時以〈花園停車場〉和〈北坑來的水〉分別在小說類與散文類奪冠。

以別來滄海的風城人事風華為題材的〈花園停車場〉，藉由表姐青春少艾的愛情故事，召喚出諸多竹塹風物的今昔對比：舊城區的放射性街道與新市區的棋盤象限規劃、中醫與西醫的差異世界、曾是姣紫嫣紅開遍的花園於今則是荒寥空曠的停車場，永恆不變的只有從舊繁華舊文化一路走到現代都城的城隍廟地景。另一篇〈北坑來的水〉，則是記載一條河的故事。穿流新竹縣市的客雅溪水系，源於寶山山溝「北坑仔」，不僅流經平原與市區，沿途照護24公里的土地，進入雙溪村後，匯齊了其他水源，歷經築壩攔堤而形成著名風景區青草湖。昔日水流清澈之時，堤上人家引溪水製米粉，而今則因過度開發，河川淤塞污染，溪水已載不動許多人間塵埃。該文藉由地域溪流的書寫，不僅收攬風城地景地標諸勝，也表顯新竹的風土人情與自然地誌。

有關地方文學獎評選辯證種種，自非本節的論述重點，然而從歷屆徵稿命題書寫現象，卻可逐一檢視具有多重城市身世的「現代新竹」，其所表現新竹自身歷史和身分的文化資源，如何成為大眾可見的一種文化遺產，且又如何藉由熱鬧窄仄的街道市景與科技城市流動的社交性，而指向新竹在地歷史及生活方式的活力樣貌。對於年輕世代的寫手而言，如1997年〈女青年與街道圖誌〉，即是以一種愛情絮語、校園經驗與在地街道市景的交響合奏，表現出「一派青春年華的新竹風貌」。⁸³ 新世代筆下的都會風景線如是，來到了2003年〈城隍廟〉、〈城隍有好吃〉和2008年〈城隍爺〉，則皆以新竹市景中最具

82 見《2012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2012.12），頁165。

83 陳銘礪，〈青春散文總評〉，《2011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頁57。

可見度的宗教性廟神區域「城隍」為材，書寫關懷尤在於地方特有的文化風物。新竹城隍廟始建於清乾隆13年（1748），由同知曾日瑛所建，歷史悠久，光緒17年全台官兵於此地舉辦消厄法事，特推崇為全省冥界司神代表，並升格為「都城隍」，⁸⁴ 因此遠近馳名，而神人交界之處的城隍廟口，也是道地新竹小吃集聚地，可謂「香火」與「爐火」共構鼎盛。〈城隍爺〉一文刻繪小主人翁童年孤寂與驚心躲債經驗的核心圖像，即是那位「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的城隍爺。城隍廟既是新竹地方的重要建築／地物，城隍書寫因而也表呈對地方領域的再認定，以及地方結構符號性的再強化。

至於作為新竹歷史進程表徵的人物文史，也表現在諸多得獎作品中所描述的清領詩人林占梅、杜潘芳格、「台灣歌謠之父」鄧雨賢、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又如2003年得獎之作〈鋼鐵蝴蝶〉所勾勒新竹的女詩人陳秀喜，〈幸福的花園、玫瑰花、樹的哀樂、雨後的彩虹〉組詩，則是先後喻寫在地畫家李澤藩、開台進士鄭用錫、女詩人陳秀喜，最後則以貿易通商的新竹都會，收梢全詩。總此，皆作為展示新竹人文歷史的簡史，而在地知名文人傳記與公共文化之間的交錯體現，也成為一種很特別的地方遺產與史詩敘述的景觀。

上述「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除了顯現風城人的歷史感和多元文化外，文學獎作品所強加文學獎評選者一再名之為「標準元素」者⁸⁵——在地特殊風物地景，如南寮、香山海邊、17公里海岸、十八尖山、新竹眷村、科學園區、風城傳統玻璃、米粉與城隍小吃等等「目的性」標籤，實也有助於使「新竹」成為可被辨識的空間，且進一步可憑藉作品進行索驥並探訪各個景點，使之成為一個「可閱讀的文化城市」或「可參觀性的旅遊地」。然而無論是作為文化展示的空間或是都會生活的空間，是歷史風景還是城市景觀，文學獎得獎作品中的「新竹」都忠實地建構出書寫者自己「生活故事」與「現實生活」中的新竹。

84 花松村主編，《台灣鄉土續誌》第三冊（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04），頁388。

85 楊佳嫻，〈現代詩總評〉，《2012竹塹文學獎得獎作品輯》，頁11。

（二）「自然山川裡的荒村部落」：報導文學的地方演述

誠如上述，文學獎作品所援引的市景和地標，皆是可見度和公眾特徵性很高的景觀，這些可見的地方符號或城市標記，自可提昇縣市住民對地方的認同感與忠貞感，一方面也可吸引來自各地，充溢各種文化身分的參觀者、閒逛者，或旅遊者對於地方的想像、尋異或獵奇。其中代遠年湮的文史地景或人物古蹟遺址，尤帶有歷史縱深與時間積澱的故事線索，可以界定出地方發展史的一個公眾性時間指示表。然而對於在地住民而言，所謂地方感，並不囿限於村群或聚落的實際空間範圍，⁸⁶在地方住民的景觀意識中，除卻人文地景與遊客觀光景點以外，還包括了所謂沒有實質邊界的「自然山川」及其原始部落，此乃因「自然」已經從本質上被視為等同於「環境」的概念，意即「文化+自然=環境」。⁸⁷

處於現代文明躍進的都市社會中，「自然」尤其被表徵為「逃避城市」與「歸返家園」的指向，於是乎每逢週日假期，往大自然旅遊、踩踏或探險的現象也日益增多，端視坊間此類風景指南導遊書籍之繁盛可證。因此在現代化之外，也形成另一種鄉村和自然的神話，驅使人們去參觀——「想看看它們是否還在那裡」。⁸⁸「自然」的場所因而被重塑為一種文化消費和可參觀的場所。然而以地方書寫而言，當透過報導文學的中介來體驗竹塹的自然景觀及其深山部落時，其實別有一種發現和探索，且也異於一般著力宣揚生態信息與教育意義的生態觀察書寫，而是將新竹的另一種歷史文化意義分配給自然山水，從中浮露出另一種面貌的新竹。

就文獻載記而觀，列為竹塹風景名勝者概多已為人化自然的熱門觀光景點，如芎林鄉飛鳳山、峨眉湖、清泉風景特地區等等，⁸⁹竹塹自然景觀中尤以竹東尖石鄉最富盛名。新竹縣地理形勢，極東為尖石雪白山，以桃山與宜蘭、

86 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頁160。所言主要強調邊界概念與地方範圍內的村群自我意識。

87 論者嘗言自1990年代，自然與環境即被視為同一概念。貝拉·迪克斯著，馮悅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頁114。

88 同註87，頁115。

89 花松村主編，《台灣鄉土續誌》第三冊，頁324-327。

台中兩縣為界，極西為竹北鄉崁子腳，面臨台灣海峽，南為尖石鄉大霸尖山，與苗栗縣毗連，極北為新豐鄉福興，與桃園縣接鄰。⁹⁰「尖石鄉」位於竹縣西南部，為雪山山脈、油羅山脈所盤結。全域高峰林立，以東南鄉界有大霸尖山東（海拔3573公尺）屹立，故得稱。⁹¹在《新竹縣採訪冊·卷一·古蹟》形容：「油羅山內大溪中。巋然一塊，矗立九仞。下略方而未銳，嵌空玲瓏，時有白雲從石罅繞出。每當晴雨之際，變態萬千，鬱勃奇絕。」⁹²油羅溪上昂然聳立雲霄的巨岩，上尖下方，此為「尖石」之得名。作為新竹縣兩處邊界的尖石鄉，面積佔新竹縣的三分之一強，是新竹縣三個原住民區域之一。從清代至日治，尖石鄉皆隸屬撫墾署管轄，1920年隸屬竹東郡，並分為尖石、秀巒及玉峰三區，各區均設置警察部統制，主要在於監管剽悍的泰雅原住民，遏止抗日行動，以期開發鄉境樟腦、杉木等森林資源的「殖產」目的。二戰結束後，奉令設鄉治。尖石鄉境內全為山岳地帶，氣候溫涼、地廣人稀、堪稱新竹縣的「綠色命脈」。⁹³昔日地處偏遠邊界，交通不便，而鄉境富有自然美麗生態的尖石，被稱為神秘「黑色的部落」，現今雖成為知名觀光景點，且被傳媒喻為「文學故鄉」，⁹⁴但依據2013年資料所載，尖石鄉總鄰數為2783戶，總人口數不過8,977人。⁹⁵顯見置於新竹縣市「中心一邊陲」大結構中的尖石，在「先進一落後」的序位性關係中，⁹⁶雖然擁有「自然優位」，但終究還是處於對外交通不便的「文明邊陲」之境。以下即藉由古蒙仁〈黑色的部落〉（1977）和陳銘磻〈最後一把番刀——高山族的昨日、今日、明日〉（1978）兩篇皆以自

90 同註89，頁294。

91 周浩治等撰輯，林伯燕點校，〈卷二·地理志〉，《新竹縣志續修（民國四十一年至八十年）》，頁572。

92 〈卷一·古蹟〉，《新竹縣採訪冊》，頁76。

93 周浩治等撰輯，林伯燕點校，〈卷三·住民志·氏族篇〉，《新竹縣志續修》，頁1140-1145；以及「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網頁（來源：http://www.hccst.gov.tw/content_edit.php?menu=2318&typeid=2318，2013.10.27）。

94 於2002年12月14日建造的「那羅花徑文學步道」，是台灣原住民地區第一條文學步道，同時也是那羅部落的文學景點。步道有曾造訪尖石的當代作家（古蒙仁、陳銘磻、林文義、吳念真、劉克襄、蔡素芬等），所描寫的讚詠文字。見陳銘磻，〈新竹風華〉（台北：愛書人雜誌，2004.06），頁227。

95 維基百科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0%96%E7%9F%B3%E9%84%89>，238，2013.10.27）。

96 有關序位性概念來自於顏崑陽，〈「後山意識」的結構及其在花蓮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上的異向作用與調和〉，《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12），頁117-152。

然原始區域裡的「尖石鄉」報導作品，⁹⁷作為「尋找深山部落裡的新竹」之例示。

在古蒙仁〈黑色的部落〉文中，尖石荒山先是以一個遠離塵俗的半原始部落的景象作為呈示：

從新竹縣的放大圖上看起來，尖石鄉的形狀就像是一個不規則的啞鈴。……秀巒村即位於這個啞鈴底端，已深深地探進了中央山脈的巨峰之間，……這支曾經是最慍悍的深山部族，就在那人煙絕跡之處生活了下來。三百六十七平方公里的廣袤山地，孕育著世代代的泰雅人強悍的性格，也孕育著他們對山川河流的一種母性依戀。（《黑色的部落》，頁24-25）

基本上尖山是一個獨立蒼茫的天地，但它並沒有以其孤立而多重存在的秘境之姿，抵消她歸屬於新竹母體疆域之下的一個地方性景觀。〈黑色的部落〉全文除「因緣」、「後記」外，計分為13段落，⁹⁸從「山窮水盡一孤村」起，作者隨即將觀看深山密林整體的畫面，位移而朝向「孤村部落」——一個未知的、傳說中的黑色部落：

秀巒部落，剛好嵌於秀巒村的谷底，是整個秀巒村中最大也是最低的部落。部落的尾端，有一座長達百公尺的吊橋，橫跨在薩加牙珍溪上。木板腐朽得快掉光了，只剩幾條纜繩掛在半空中搖晃著，踏上去後就像個大搖籃。那是通往泰崗的唯一通道，每天人來人往，十分頻繁。（《黑色的部落》，頁23）

97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原發表於《中國時報·海外版》，1977.03.23。現收於《黑色的部落》（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8.12）。本論文引用版本則為陳銘礪編選《台灣報導文學十家》（台北：業強出版社，2000.09），頁19-60。陳銘礪，〈最後一把番刀——高山族的昨日、今日、明日〉一文，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8.11），今則收於陳銘礪，《最後一把番刀》（新竹：新竹市文化中心，1993.01），頁153-212。

98 全文概分為：茫茫天涯路、山窮水盡一孤村、血染李棟山、今日的泰雅人、山田燒墾的農業景觀、漸趨式微的狩獵業、新希望！香菇、風俗習慣的變遷、宗教信仰活動、學童的教育環境、一個泰雅家庭的實例、部落裡的平地人、打不開的死結——交通。

秀巒位於新竹縣尖石鄉最深處，屬後山地區，靠近大霸尖山西北側支陵群山中，是由七個部落所組成的一支泰雅族「基那衣」社（其中有新光部落，即今所稱「司馬庫斯」，Smangus／Knazi）。作者雖質詰「歷史在這些黑暗茫昧的部落間，原就不具備什麼意義」，但全文的探索卻在於藉書寫以梳理「歷史」所加諸部落的時間印痕。「歷史的幽靈」在這篇報導中主要是被轉化為「李棟山事件」。李棟山位於尖石玉峰村與桃園復興鄉分界的山峻，⁹⁹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為開發山地、控制番民，遂於1910年（明治43年）發動理番整頓計畫，所謂「隘勇線前進計畫」，其後並於1911、1912年，興發無數戰役，削平各大小山社，沿線山胞聞聲響應抗日，展開浴血奮戰。期間主要戰場即為李棟山鞍部。1913年日本總督府甚至將司令部設置李棟山上，決心勦滅最強悍的基那衣番，在腥風血雨飄灑中，血戰終於結束了，然而李棟山古堡卻挺立至今，成為尖石鄉泰雅原住民祖先以白骨堆垛而成的一塊巨碑、一座聖山，與唯一的一處歷史古蹟，甚至是一處遊客登覽的名勝。

以帝國之眼臨下而睥睨尖石的「落後」與「野蠻」，遂「正當化」了日本殖民主「理番治亂」的「文明使命感」。然而隨著時光流轉，歷經歷史風暴與烽火家園的秀巒泰雅族群，依舊守在原來的部落裡，「他們像遁跡世外的隱者。雖然落後、貧窮、懶散而愚昧，卻是愈快樂而知足的。」作者以興盛的「山田燒墾」和式微的「山林狩獵」，表徵今日泰雅族人不同的經濟生活型態，繼之則以「新希望！香菇」來說明當「對外封閉的小部族世界」秀巒與外界接榫時，激盪的火花已然是風俗習慣的變遷、昔日祖靈信仰與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信仰的奇妙混合。至於論及山區部落的學童教育，作者則擬出一張「希望的清單」，諸如山區小學生所表現的獨立自主精神，連大人也要為之汗顏，而奔跑跳躍在簡陋運動場上的孩童並不需要承受惡補、升學、留級或近視眼等等壓力。最後作者並以一個原住民家庭的實例與採訪部落裡的平地人，來綜論所謂「偏僻的半原始社會」的優劣得失：荒山歲月固然寂寥，卻是少有

99 李棟山因冬天滿山覆蓋白雪，模樣很像發白霉之物，泰雅語稱Tapung。周浩治等撰輯，林伯燕點校，〈卷二·地理志〉，《新竹縣志續修》，頁574-575。

煩憂，且充滿原始部落社會的情調，然而在逼近的文明浪潮裡，秀巒村民終究不能像一隻不自覺的「堂內燕」，自縮在這荒村部落裡。文末作者以「打不開的死結——交通」，點出秀巒村之所以成為現代文明棄嬰的根本原因：

多少的世代過去了，直到今天，它與外界的交通，還是僅賴那條不到一尺寬的山路。須盤過多少的山頭，跨過多少的溪澗，繞過多少懸崖峭壁、原始森林、烈日烤晒，風吹雨打，文明的足跡，在那兒卻卻步了。
（《黑色的部落》，頁54）

報導紀實原也是一種概念式的建構，揆諸全文，作者一再以「世外桃源裡的隱者」，美稱這個「黑色的部落」，顯然寓託了有別於文明躍昇的一種原始健康優美生活方式的指標。然而作者的書寫或觀景關懷，迴非是執持浪漫主義情懷者，一味迷戀於「未受破壞」的自然景觀與原始樸拙生活，或是以孤獨、原始主義或荒野概念等自然價值來定位尖石秀巒部落。〈黑色的部落〉撰作年代為1977年，距現今已近36年之遙，然而今天另易以「斯馬庫斯」部落而聞名的尖石，對新竹住民或對他鄉異客而言，依舊是一個遙遠的，有著詭祕神話傳說的「黑色的部落」，¹⁰⁰但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它是新竹邊角落的一個荒村。

陳銘礪〈最後一把番刀——高山族的昨日、今日、明日〉與〈黑色的部落〉一文，同樣述及尖石部落所遭逢最慘烈的黑暗歷史——「李棟山之役」，然而〈最後一把番刀〉卻讓歷史怪獸演化的「魂在」，更多流竄於尖石部落住民人心之中，而成為蠢蠢欲動的闇黑魔物。〈最後一把番刀〉全文概分為十個標目：從關懷出發、教育是根本問題、活水在他們脈絡流著、留住爺爺的這把番刀、對山地與城市的抉擇、不平衡的婚姻發展、在城市的山地人、一群熱衷山地文化的工作者、尊重他們的文化哲學、迎接亮麗的明日等。其中有關山區部落教育、原住民的宗教信仰等議題，頗多可與上述〈黑色的部落〉互為比勘。

作者開筆先是以遠鏡頭的冷色調，安靜鳥瞰全景，但尖石鄉還是很明顯地

100 即使尖石「司馬庫斯」部落聯外交通已大有改進，但相對於新竹其餘城鎮市區而言，畢竟是一處路途迢遙而林道步行艱辛的偏遠地區。

能在新竹縣版圖中找到自身的位置：

位於新竹縣尖石馬利可彎溪畔，海拔一千七百三十公尺那羅村，是塊山青水明，秀麗無比的山地部落，新竹「八景十二勝」著名的「錦屏觀櫻」，指的是就是這個地方。整座那羅村，從半山腰的田打那一直延伸到道下，沿途高山峻嶺、叢林密佈，可供耕作的土地不多；部裡裡的泰雅族人，除了從事山田燒墾的粗放農業外，種植杉木、各類竹子和培植香菇，形成他們經濟收入主要來源。（《黑色的部落》，頁153）

陳銘礪與古蒙仁兩位作者的寫作位置，皆能穿越漢族文化意識而立足於尖石部落的歷史文化脈絡中，來傳達新竹邊境部落的生存樣態，然而陳銘礪主要探討高山族部落如何在兩個文明國度裡，建立自身的文化觀念，以及如何謀求在平地工作或留守家園的未來遠景，¹⁰¹因此全文格局側重對於社會問題的思考。

相對於古蒙仁以公認的歷史版本來報導「李棟山事件」的紀實敘事形式，藉以建立讀者與歷史真實世界的聯繫，陳銘礪則是藉從「細節」（日人搜括番刀）與「物件」（高山族必備的番刀），來陳明歷史的具體情境，並援用「番刀」此一「歷史古物」穿越時間而推廓出「與過去不同」的部落新世代價值觀。作者敘及日本殖民理番政策的兇殘與蠻橫，報導主要以一個概括、集中與典型的人物及其家族故事來敷演歷史事件的進程——彼時謝老先生之父被日軍發現藏有私人武器番刀，遭受凌虐以致腳殘，被埋藏完好的番刀，最後傳承至正值少壯之年的謝老先生，這把番刀終於在李棟山戰役中殺敵無數，締建奇功。然而表徵見證、回憶與懷舊的番刀，在下一代高山族的眼裡，非不再具有「實用性」，連被視為傳統象徵體系的劫餘，也不可得。一心只想奔赴繁華都會唱歌的謝老先生之子，對番刀的質疑是：「這是什麼時代了，還用番刀。」於是這把作為日據時代部落裡留下來的最後一把番刀，就在謝老先生一怒之下被扔進湖心而渺不見蹤影。番刀故事或許有其傳奇性，卻由此衍生出當

101 陳銘礪，《最後一把番刀》，頁156。

「華麗」與「原始」相遇時，被歷史邊緣化的原住民的生存困境。

〈最後一把番刀〉撰作於1978年，彼時對於台灣原漢關係，以及原住民回歸論述中的認同迷思與文化復振議題，尚未臻深廣與周延，然而作者陳銘礪實已藉由人物採訪實例，針對原住民文化認同種種類別，提出觀察與探述，諸如對部落文化、主流文化、文化邊緣與雙文化認同等等。作者分就謀職、婚姻、人際、生活等等面向，讓不同年齡、階級、性別的原住民人物各自發聲，接力賽似地相互補充、推翻、對照、修正，造成眾聲交響的錯落效果，意圖在以漢族為中心主體的現實世界「對位音」中，找到混聲的新音質。顯見是極富遠見的一篇報導。

上述兩篇報導尖石深山部落族群生活樣貌的作品，自然也可置放於今日已然成為「認識台灣這塊土地不可缺少的窗口」的「原住民文學」系譜中來看待，¹⁰² 然而純就新竹在地書寫觀點而言，兩作的重要性尤在於同時展現了新竹在地生活、文化、歷史、社會與族群的多樣性面貌。就新竹的自然景觀而言，尖石鄉夙來即以「竹塹的綠色空間」聞名，卻是作為一個可參觀性卻不可親近性的地方展示；雖被視為一處渾然天成的自然山水美地，實質上卻又是處處依賴於城市的偏遠孤村。〈黑色的部落〉和〈最後一把番刀〉不僅一再強調人和自然互相依賴的生態話語，來籲請尊重深山部落的文化哲學，更重要的則是在自然景觀中豁顯了新竹多元在地文化的展示，讓我們看到了自然山川裡的另一種新竹地方演述。

五、結語：「曾經竹塹」與「現代新竹」的集體身分感／記憶

本論文藉從作品中地景與敘事，進行探述竹塹文學所形塑固有自然地理與在地歷史文化、社會變遷現象等等，期能重探竹塹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生活的觀察，而獲致新竹在地文化的多重體驗。

清領階段，榛莽未闢，漢番雜居的竹塹，固然予人以無主無序山林荒野的全景印象，然而來自中土的宦遊者作品中，畢竟暗含「文化同一性」的君臨

102 董恕明，〈在輕與重之間——台灣當代原住民作家漢語小說概觀〉，「百年小說研討會」會議論文（國家圖書館、文訊雜誌社合辦，2011.05.21-22），頁28。

考察與「分離的外在者」視角中的異質文化景觀。而後文人雅士則在自己的文學想像中進一步推廓創造竹塹地方美學，主要景觀書寫，大致為公共空間的山水八景與私人天地的園林景觀。八景詩作，一方面可視為微型宇宙與自然空間的縮影，一方面則作為形塑塹城地方的模型，使八景成為一個穩定的地標與位置。至於鄭用錫《北郭園詩鈔》與林占梅《潛園琴餘草》等吟詠園林諸勝之作，雖為私人吟咏／詩意棲居的映現場所，卻同時表顯出公共閱讀／流通文化的藝文活動現象。

至於日治與國府時期，主要探討北埔書寫中極具識別性的歷史景觀。〈姜紹祖抗日歌〉一方面從客家「義民史觀」來解讀北埔姜氏族裔的抗日行動，一方面則以官方歷史與民間記憶，交疊出住民自我定義的「歷史一體感」與「北埔在地文化意識」；至於龍瑛宗北埔書寫諸作，則多以「個人傳記」平行映襯「公共記憶」與「在地文化」的社會層面，不僅類近於小型編年史，更曲曲勾繪出北埔極明確的地理地方感。

傳統與現代共構，新與舊交替中的「當代竹塹」，在作家筆下是極具「可讀性」與「可參觀性」的地方。從歷屆竹塹文學獎徵稿命題、書寫現象及評選辯證種種，可逐一檢視大眾如何藉從可見的文化遺產、熱鬧窄仄的街道市景與科技城市流動社交性的書寫，而指向「現實生活中的新竹」。然而若將新竹的另一種歷史文化意義分配給自然山水時，從中也浮露出另一種面貌的新竹。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和陳銘礪〈最後一把番刀〉兩篇報導文學皆以邊界荒村「尖石鄉」，作為尋找「綠色空間裡的新竹」窗口，並藉此豁顯多元新竹在地文化的展示。

台灣目前地方學研究現象，方興未艾，正足以說明全球化時代的臨現，並沒有忽略地方身分感，反而增強了地方身分意識。然而讓地方更像地方的同時，也必須進行一種地方改造，使地方表現出第二次生命。「遺產」是一種求助於過去的現代文化生產模式。論者嘗就所謂「遺產社會」提出一些觀點：認為遺產生產一方面是呈現和歌頌「真實」文化的主張，同時也包括拯救過去和將其表現為可參觀的體驗，一方面也作為人們努力在公共舞台上表現自己的歷史和身分的資源。因此遺產有面向大眾記錄歷史和傳播歷史的目標和

使命。¹⁰³ 有著三百年歷史的竹塹／新竹，是一個被文化遺產環繞的古城與新都，可供分享的遺產內容，豐美而可觀。當地住民或許是取徑於在地文史與公共記憶，來復活竹塹歷史；來自異地的參觀者，或許是藉由文化古蹟與地景風物的視覺印象，而與竹塹軼事光影產生聯繫；本論文則嘗試以閱讀／闡釋者之姿，探述另一種新竹地方文學三百年的竹塹意識與歷史記憶。重新追憶傳統的竹塹與現代的新竹，才能對已然被視為科技城市，卻又蘊藏古老記憶的現代新竹，有新形式的理解。



103 (英) 貝拉·迪克斯著，馮悅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頁124-125。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尹章義，《台灣客家史研究》（台北：台北市客委會，2003.12）。
- 王三山，《中國建築與園林：天人合一構架世界》（中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04）。
-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78.12）。
- 宇文所安著、陳引馳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05）。
-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2）。
- 周浩治等編輯，林柏燕點校，《新竹縣志續修》（新竹：新竹縣政府，2008.10）。
- 林天尉，《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07）。
- 林占梅著，徐慧鈺等校編，《林占梅資料彙編：潛園琴餘草》（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4.06）。
- 花松村主編，《台灣鄉土續誌》（台北：中一出版社，1999.04）。
- 郁永河，《裨海紀遊》（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03）。
- 施懿琳主編，黃哲永總校對，《全臺詩》第八、九冊（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3）。
-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1960.02）。
- 張德南，《新竹區域社會研究》（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0.12）。
- 畢慶昌等著，《新竹新志》（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06）。
-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94.05）。
- 陳培桂編，郭嘉雄點校，《淡水廳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02）。
- 陳朝龍等編纂，詹雅能點校，《新竹縣採訪冊》（台南：台灣歷史博物館，2011.10）。
- 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
- 陳萬益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龍瑛宗》（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
- 陳銘磻，《最後一把番刀》（新竹：新竹市文化中心，1993.01）。

- 陳銘磻，《新竹風華》（台北：愛書人雜誌，2004.06）。
- 陳銘磻編選，《台灣報導文學十家》（台北：業強出版社，2000.09）。
- 黃旺成纂修，《台灣省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76.06）。
- 黃旺成主修，《新竹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
- 黃榮洛，《台灣客家傳統山歌詞》（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2.12）。
- 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06）。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12）。
- 黃美娥主編，《魏清德全集》（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
- 廖一瑾（雪蘭），《台灣詩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03）。
- 劉麗卿，《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05）。
- 鄭用錫撰，王國璠總輯、高志彬主編，《北郭園全集》（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06）。
-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公司，2006.12）。
-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台灣方志八景圖研究》（台北：典藏藝術家，2007.03）。
- 龍瑛宗，《杜甫在長安》（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07）。
- 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台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7.07）。
- 張恆豪編，《龍瑛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02）。
- 蘇子建，《塹城詩薈》（新竹：新竹市文化中心，1994.06）。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7.06）。
- 歷屆「竹塹文學獎」（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05~2012.12）。
- （美）史蒂文·布拉薩著、彭鋒譯，《景觀美學》（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01）。
- （美）魯濱遜著，何炳松譯，《新史學》（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 （英）貝拉·迪克斯著，馮悅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01）。
- Tim Cresswell原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12）。
- 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03）。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顏崑陽，〈「後山意識」的結構及其在花蓮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上的異向作用與調和〉，《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12），頁117-152。

黃美娥，〈新竹地區傳統文學史料存佚現況（清代日據時代）〉，《國家圖書館館刊》1期（1997.06），頁117-137。

孫連成，〈有關清代台灣義民研究探析〉，《歷史教育》16期（2010.06），頁193-208。

（二）學位論文

施懿琳，〈清代台灣詩所反應的漢人社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黃筱婷，〈〈姜紹祖抗日歌〉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三）研討會論文

徐麗霞，〈台灣清代八景的權力結構與回歸意涵——以「台灣府八景」為例〉，銘傳大學「中國文學之學理與應用——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0.03）。

董恕明，〈在輕與重之間——台灣當代原住民作家漢語小說概觀〉，「百年小說研討會」論文（國家圖書館、文訊雜誌社合辦，2011.05.21-22）。

三、電子媒體

陳佳玟，〈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論清代台灣八景詩中的自然景觀書寫〉（來源：<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t/tan-ka-bun/pak-keng-si.htm>，2013.10.16）。

新竹縣尖石鄉維基百科資料（來源：<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0%96%E7%9F%B3%E9%84%89>，2013.10.27）。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網頁（來源：http://www.hccst.gov.tw/content_edit.php?menu=2318&typeid=2318，2013.10.27）。